

恩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4 N.2 總 91 2024/04

小心五大謊言 P.2

Be Aware of the Five Big Lies

如何看待現今的以色列? P.6

How to View Contemporary Israel?

聖經世界觀和智慧的人生 P.12

The Biblical Worldview and Being Wise

從宣教火炬看教會傳承 P.26

Reflections on the Mission Conference:
Diaspora, Mission,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
行事誠實的，為祂所喜悅。

(箴十二22)



Lies

Truth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小心五大謊言 2
Be Aware of the Five Big Lies 劉良淑
- 如何看待現今的以色列? 6
How to View Contemporary Israel? 陳愛光
- 當「兄弟之愛」超過「夫妻之愛」時 封底
When “Brotherly Love” Surpasses
“Marital Love” 程媽兒

人物專訪 *Exclusive Interview*

- 憶當初——尤惠琮和恩福開創時期 10
From the Outset: Mark Yu and the Starting
of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編輯室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聖經世界觀和智慧的人生 12
The Biblical Worldview and Being
Wise 戴永富
- 提摩太·凱勒與華人公共神學實踐 17
Timothy Keller's View in Reference to
Public Theology Practice among Chinese 木白
- 帝國的基督教——君士坦丁時期的
政教關係 (2之1) 20
Faith and Power: Christianity in the Age of
Constantine's Empire (1/2) 孫澤汐
- 恩典的語言 23
The Language of Grace 莫非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從宣教火炬看教會傳承 26
Reflections on the Mission Conference:
Diaspora, Mission,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編輯室
- 在「躺平」中經歷天父愛的觸摸 29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Father's Heart
Retreat 陳祖幸

恩福

Blessings, Vol. 24, No. 2, April 2024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4年4月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總91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s: Liang-Shwu Chen, Zhiqiu Xu
Proofreading: Ling Tian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徐志秋
校對 田玲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2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恩福網站: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s://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蕭康、許蒙惠、陳宗清、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
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徐志秋

終身志工 駱傑雄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小心 五大謊言

劉良淑

本文摘自《當今反基督教世紀的五大謊言》(Five Lies of Our Anti-Christian Age) 的導論：「我們活在巴別的世界」(We All Live in Babel Now)。

本書作者芭特菲德 (Rosaria Butterfield) 博士，曾為女同性戀者，後來信主。以前在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教授英國文學和女性研究，目前為作家、師母、在家教育的母親。



一位母親帶著兩個幼兒進大賣場購物。迎面的電視螢幕上，一位記者正忿怒地說：「我們要向『異性戀才正統』(heteronormativity) 的說法全面宣戰！」

她心中暗忖：什麼時候慈愛的神所設立一夫一妻與孩子的關係，變成了「不正常」？

另一台電視上，三、四歲孩子們鍾愛的「藍的線索」(Blue's Clues) 卡通主角藍狗，加入了「同性戀者大遊行」，和男扮女裝的「變裝皇后」(drag queens) 興高采烈地携手同行。

還有一台，「舊金山男同志合唱團」在高歌一曲《男同志群體的信息》，副歌的歌詞有這兩句：「我們會來贏得你們的孩子……我們會改變你們的孩子」。聽到這裡，她不寒而慄。同性戀群體囂張到這種地步，五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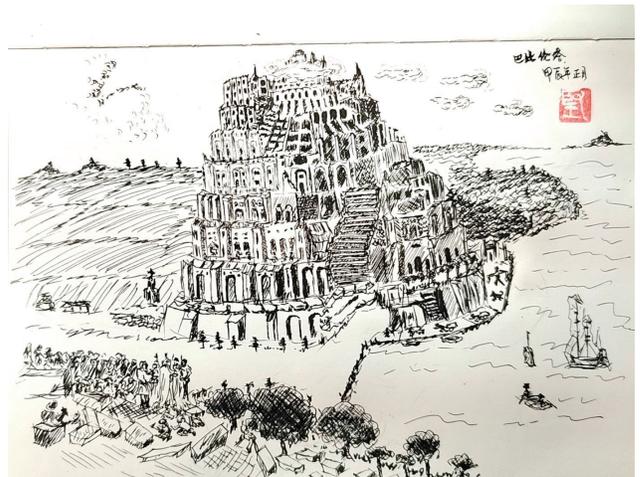
(本文使用「同性戀群體」一詞指LGBTQ+群體，即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酷兒〔性別非主流〕、多元包容性別。)

巴別亂象重現

創世記十一章記載了巴別的故事。當時人們想建一座城和高塔，來宣揚自己的名。他們違抗神，要奪走祂的榮耀；但神降臨，摧毀了一切，並把這

座城稱作「巴別」，即混亂之意。神變亂了人的口音，又把人們分散在全地。從教會歷史來看，這是件好事，降低了假先知、假教師的影響。

然而，今天人類又出現了當年建巴別塔的浩大聲勢。十九世紀弗洛伊德 (1856-1939) 對性的看法取代了聖經的教導，成為學術界人類學的準則，也成了美國社會的神聖價值。弗洛伊德相信，人的本質是由性慾決定的；他又提出有些人具有「同性傾向」。(其實他還有一系列偽科學的說法，例如：戀母情結，女人對男人性器官的嫉妒等。)



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男女有別、婚姻神聖依舊是核心要道。
In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gender distinctions and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remain central tenets.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由此，婚姻的定義不再是聖經所啟示一男一女的結合；而反對同性婚姻便被界定為仇恨與歧視。2020年，最高法院又判定同性戀者具公民權，宣稱否定他們的權利，便是攻擊其尊嚴。

如今同性戀群體大肆揮霍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在社會上興風作浪。只要不同意他們的行徑，就可能被控告，受處分，甚至丟工作。例如，一位在維州中學教法文的老師，只是因為不願意用跨性別代名詞去稱呼學生，竟被學校解職。

男女的區別不容漠視

男女的性別是神在創造時重要的詔命，是神與人所立的聖約；順服便會蒙福，違逆就會受咒詛。神造男造女（創一27~28），這個事實有

四方面我們需要留意。
(1) 這是項詔命（神聖的定規）；(2) 這是尊貴的關係：男人按神的形像而造，代表神的榮耀；而女人是男人的榮耀（林前十一7、11~12）；(3) 這是二合一的性關係；(4) 這是墮落之前的安排，涉及婚姻與工作的責任。



神設計男女兩性，賦予不同的責任和祝福。舊約曾以丈夫對背叛之妻的愛，來比喻神對選民以色列不離不棄的愛。新約清楚啟示：男與女在婚姻中的結合，預表了基督對教會的愛。

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男女有別、婚姻神聖依舊是核心要道。相信福音的人，無論男女，同樣需要悔改，信靠基督，存心順服。然而男人與女人需要順服的內容並不一樣。例如：妻子要在主裡順服丈夫；弟兄要在教會裡順服牧者與長老。因此，基督徒若以為：信主之後就可以不再顧及男女在受造時的差別，就是大大誤解了神的心意，也是對神的頂撞。

保羅在羅馬書一章中描述人的背叛（羅一21~28）。首先，把敬拜造物主換成崇拜受造物；其次，把真理換成謊言；第三，把天生的性慾（異性戀）換成可恥的情慾（同性戀）。在當下的社會裡，這些是非顛倒的狀況隨處可見！

同性戀群體正在大力傳播五個關於性別的謊言，它們已然充斥西方社會，幾乎人人信以為真，

非常可怕。

謊言一：同性戀是正常的

這則謊言讓人以為，「同性傾向」是天生的，是不會改變的。它宣稱：同性傾向代表一個人的核心本質，是神創造的一部分，根植於這類人對自己的身分認同。聖經中有關男與女的內容並不適用於他們。

「同志基督徒」（其實這是個自我矛盾的名詞）教導說，你不可能為自己的本相、自己的感覺、或自己的慾念而悔改；因為那是道德上中立的，和人的罪性無關；是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弗洛伊德倡導的「同性傾向」概念，完全不符合聖經對人的區分，與神創造的詔命相反。他把罪的慾念重新定義，不把它視為人的感覺，而把它界定為人的本質。

這世上只有神具「不改變性」。如果我們把受造物當作造物主，就會把神的不改變性轉嫁到人的身上。因此，「同性傾向是不變的」這種說法，只會出現在以偶像取代神的社會中。

謊言二：心存同情的屬靈人比遵行聖經的基督徒更加良善

這說法高舉所謂「好心」，以為對人的同理、同情，比順服基督更加重要。

這個不合聖經的屬靈觀認為：區分信仰和異端等同於惡意中傷；美好的靈性要在人的內心裡找，與外在的表現無關；宇宙萬物分享著神聖大能，是合一和諧的，因此若是重視規則、區分、差異，就是使用暴力。

然而對於相信聖經的基督徒而言，神和受造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實體。在神面前只有兩種人：愛神的人和忤逆神的人。人因著不順服神的律法而帶來問題，但神提供了耶穌基督來解決。

這個扭曲的屬靈觀其實只是在高抬自我，視自己既良善又能包容；但那只是一種自戀的態度。用這種方式對待深陷同性戀泥淖的人，不僅不會幫助他們，反而至終會毀掉對方。

使用對方偏好的性別代名詞，而不按其受造的性別來稱呼，其實是一種罪，是向有同性戀困擾的人說謊，也冒犯了神創造的詔命。Using gender pronouns based on personal preference rather than one's created gender is actually a sin. This practice deceives those struggling with same-sex attraction and goes against the commandment of God's creation.

謊言三：女權運動對世界和教會都是好事

女權運動始於1792年瑪麗·沃史東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提出的《女權辯護》，認為女人應當有公民權，如教育權、投票權等。

世俗的女權運動在歷史上經歷過四波；最近這一波與同性戀運動掛鉤。到2023年，甚至連「女性如何界定」，或「女性是否存在」都成了問題。可以說，女權主義已經被「跨性別主義」取代了。

不過在福音派教會中，女權運動還是很活躍。支持者認為，有關性別的角色、責任、要求，都沒有必要參照聖經，因為「男女是按神的形像所造，為成就神的旨意」這說法是過時的、愚蠢的、危險的、論斷的，也是受文化驅動的。

有些支持女權的基督徒認為，在人墮落之後亞當才當頭，因此男性為頭根本就是罪。妻子順服丈夫或長老，或長老與牧者應是符合資格的男性，皆非聖經的真義；類似的經文都有文化處境，對現代並不適用。他們認為，女權運動有助於糾正基督教，否則「仇恨女人」就以為有聖經的依據；而女性會被限制發揮恩賜。

這些論述都是十足的謊言！



謊言四：跨性別是正常的

相信「性別流動」的人認為，性別的差異不是生理上的，或天賦的。跨性別主義主張，性別不只有兩種，應該有多種。2022年就有人提出，性別可以有72種，而性別代名詞則可以達到78個。

在美國，婦女可以走進計劃生育協會，45分鐘之後就領到荷爾蒙藥單，足以讓她一輩子不會懷孕。這就是相信「跨性別是正常的」所帶來的結果。

謊言五：守本分是舊包袱，壓制女人出頭

相信這則謊言的人，否定基督徒婦女應該持守本分。他們認為，男女在責任、呼召、界線上都沒有不同，所以用不同的標準要求女人的穿著、言談、行為，就是一種壓迫。

在現代教會的氛圍裡，姊妹「守本分」的觀念已大半被拋棄，「性暴露主義」則伺機取而代之。

相信謊言導致的錯誤作法

本書作者過去是同性戀者，曾經深深相信以上的謊言。信主之後，有段時間她還沒有徹底察覺這些謊言，因此在作法上受其誤導。以下是她列出的例子。

1、使用「偏好的性別代名詞」

這是指面對性別焦慮或自認是跨性別的人，用「她」來稱生理上的男人，用「他」來稱生理上的女人。有人誤以為，這樣的稱呼是為對方著想，以致比較容易向這些人傳福音。但這樣作，其實是沒有搞清楚疾病（「性別焦慮」）和理念（「跨性別主義」）的差別。

在最高法院上述的兩個判決之後，「性別代名詞」就不再是用語的問題，而往往成為信仰的爭戰。在2020年同性戀具公民權的判決之前，美國只有一間兒童性別診所；現在已經有接近一百間。公立學校把同性戀宣傳加入反霸凌教學，並禁止父母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參加這類課程。許多少女們歇斯底里般陷入ROGD（「急性『性別不安症』」）。

由此可見，使用對方偏好的性別代名詞，而不按其受造的性別來稱呼，其實是一種罪，是向有同性戀困擾的人說謊，也冒犯了神創造的詔命。

2、重視青少年的感受過於神的設計

作者過去在幫助受同性傾向困擾的少女時，往往太專注於她們的感受。為了想安慰失落的孩子，她總是表達同情；對她們感受的重視，超過對神關於女性設計的重視。她也容易把自己曾為女同性戀者的經驗，置於聖經的教導之上；甚至隱隱以為，自己比神更具同情心。

她後來醒悟，這種輔導的方式其實是得罪神的。

3、把同性戀的用詞賦予聖經意義

作者從前以為，倡導「健康聖經性別觀」是一件危險的事，極不可取。她喜歡使用同性戀群體發明的「恐同症」(homophobia)，並說：「同性戀是罪，但恐同症也是罪。」因為恐同症等於否定他

世界的價值觀甚囂塵上，連教會也已經被滲入。The world's values have caused turmoil, infiltrating even the churches.

人的靈魂，將其排除在神的恩惠之外。

但其實，所謂「恐症」(phobia)應該是指「不合理的懼怕」。若我們擔心罪大肆泛濫，因而反對同性戀，並宣講合乎聖經的教導，這種心態並非不合理的懼怕，所以不能稱之為「恐同症」。

4、稱「矯正療法」為「異端」

2014年作者曾寫了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聲稱「矯正療法是異端，是成功神學的一種現代版。」她後來十分後悔，承認這是她成為基督徒之後所寫最誤導人的話。

那時她以為，所有打著「可以改變性取向」的治療法，都會傷害在性問題上掙扎的人；因為它們所允諾的事，是那些人一輩子都得不到的。但是最近的研究顯示，接受這些療法的人並不會受傷——即使最後他們性愛的對象沒有改變。

她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是：沒有分辨「(主觀的)受傷」和「(客觀的)傷害」，把兩者混為一談。其實，福音會讓我們的驕傲受傷，卻不會傷害我們，反而會帶來生命。

「出櫃」的陷阱

世界的價值觀甚囂塵上，連教會也已經被滲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有些基督徒完全向同性戀開放。他們認為，福音和創世記可以分開；有了新約就不需要舊約；性別可以重新定義；即使不再理會神當初對性別的設計，仍然能活在神的祝福中。因此，他們鼓勵「基督徒同志」出櫃。

其實，基督徒若有同性傾向，最好的辦法絕不是「出櫃」。「出櫃」的作法是：不隱瞞自己是同性戀者，大大方方地向世界宣告。其概念為：同性戀是一種人格特質(personhood)，因此沒什麼可羞愧的；既然那不是罪，就不需要悔改。

其實，改變人格特質的定義，會讓人心靈迷失，家庭破裂，進入異端。我們的感覺和我們的實際完全是兩回事。「為自己的性別認同掙扎」和「為自己的罪悔改」，也完全是兩回事。

為性愛感掙扎，並不是在和賜予性愛的神爭戰，實質上是在與嫉妒的罪作鬥爭；因為凡是神沒有給我們的東西(無論是鄰舍的妻子，或另一種性別)，我若



妄想要據為己有，那就是罪。這種掙扎並不是身分認同的掙扎，而是一種辨視真相(reality)的掙扎。一旦看出了自己其實是犯了貪婪的罪，而肯認罪悔改，神必會賜給我們勝過罪的能力。

想變性的少年人

如今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莫過於「跨性別」概念在青少年中的流行。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帶出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概念，那就是：「你如何認定自己的身分，那就是真相」。一個天生的男孩若認定自己是女孩，別人就要這樣接受；甚至一個女人若認定自己是龍，別人也要接受。

舉個實例，有名少女要變性，她告訴輔導，如果父母不同意，她就去自殺。輔導對家長說：「你要死的女兒，還是活的兒子？」不少家長面對這種威脅，不知所措。

但這其實是一種強迫性的問法，把可能自殺的責任放在不願相信謊言的父母身上。這個誘人上鉤的問題，答案只能在福音裡。因為一個人想要跨性別，其實是犯了嫉妒和貪心的罪。嫉妒會從裡面吞噬一個人；而包容嫉妒更會敗壞一切。

我們的救主已經為我們付了罪債，祂會救我們脫離試探和罪惡。家長可以這樣回答輔導：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向罪死，向主活。若我們的孩子自認是跨性別者，應該除去的，是她裡面的嫉妒和貪心之罪，而不是神給她的美好身體。

用神的話對抗謊言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四十八)。我們必須堅信神的話，並且以敬虔去對抗世俗的信念。

這種對抗的表達，並不是拒絕或嘲笑，乃是以尊重的態度陳明雙方觀點的差異。我們明白，「接受對方這個人」與「贊同其信念」是兩回事。我們要堅定站在聖經的立場，說明自己立場的理由。我們也要鼓勵其他人這麼作，蘊成一股社會力量。

以敬虔去對抗，主要的聖經根據是哥林多後書十章3至5節：「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

如何看待現今的以色列？

陳愛光



去年以色列和哈瑪斯戰爭爆發後，媒體新聞大肆報導，引起教會中人們對中東局勢格外關注。除了私下交談外，社交媒體中也不乏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評論。而不少評論的背後其實具有一定的神學預設。筆者認為，在這局勢中，我們需要更多去作嚴謹的神學思考，而不是過分簡化現今的處境。

中東局勢一直都包含政治因素，其中一個主因是：以色列的「敵人」，也就是大部分阿拉伯國家，都是石油產國，控制著世界能源的命脈。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已開發國家，自然有一定的經濟利害關係需要考量。

對基督徒來說，以色列是我們信仰的根，是

神的選民，而敵對以色列的民族都是屬敵對基督教的伊斯蘭教國家，再加上其中不少是極端伊斯蘭分子，使用恐怖手段達成他們的目標。看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好像很容易分辨，我們也很容易選擇該站在哪一邊。但是，當我們深入一點思考內中的神學時，就會發現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對中東局勢的政治立場，而是嘗試澄清一些相關的神學問題，讓讀者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理論基礎。我會從三個主要的問題作討論：第一，現今的以色列是否為神的子民？第二，現今的以色列與聖經的末世預言有什麼關係？第三，「錫安主義」是什麼？基督徒是否有責任支

.....
(接上頁)

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為何我們不能避開衝突就好？或接受彼此不同就止步？或抱持多元主義、實用主義？原因是：這類作法不能榮耀神。基督徒必須傳揚真理，謙卑順服神的話，承認自己信靠耶穌基督。唯有這樣才能尊榮神。

上述五則謊言已經深入公立學校、各種媒體，把我們的文化弄得一團糟，連教會也不能倖免。謊言若不被抵制、揭穿，必定會愈演愈烈，腐化一切。要幫助人脫離這些謊言的轄制，必須讓人進入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有六個元素：(1) 明白罪；(2) 為罪憂傷；(3) 承認罪；(4) 為罪感到羞愧；(5) 恨惡罪；(6) 離開罪。罪與頭腦、心靈、行動、思想、感覺全都有關，因此悔改必須結出果實。

另外還有一種誤解，就是以為：罪只是外在的行為，不包括內在的慾念。然而，人可以外表沒有

罪行，內心卻愛上罪；而愛上罪比行出罪更可怕。悔改必須除去這個根源。

尾語

活在巴別的世界，我們必須以勇氣緊緊與基督同行，熱愛神的話，牢記在心，投入一間相信聖經的教會，用詩篇頌讚，以謙卑的態度為我們的仇敵禱告。基督必會為我們解決一切的問題。

或許你的兒子叫自己「裘麗」，不和你說話；或許你不在辦公室門口貼彩虹貼紙，就會被開除；或許你的鄰居知道你相信聖經的神，就憎恨你。但神要我們以信心堅忍不拔，如希伯來書十一章的見證人。

基督徒不要以為主受苦為恥。歷世歷代的真信徒都曾走過這條路。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可以忍耐到底，並且互相照顧，一起敬拜禱告，又接待有需要的肢體。✚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雖然猶太人硬心以致被神拒於救恩之門外，使得保羅心痛欲絕，他卻深信神並沒有永遠棄絕以色列。
Paul firmly believed that God had not forsaken Israel forever, though he distressed over His rejection of the Jews for salvation because of their hardened heart.

持錫安主義？

現今的以色列是否神的子民？

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現在的以色列國是否為神的子民？如果是，神在這個以色列的身上有什麼心意？如果不是，我們該如何看待他們？從基督徒的立場來說，這個問題可說是其他相關問題的基礎。

然而，這問題的答案並非「是」或「不是」那麼簡單，當中有它的複雜性，可以說既「是」又「不是」（“yes” and “no”）。以色列民作為神的百姓可溯源到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當神呼召亞伯蘭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祂要指示他的地去時，曾應許說：「我必叫你成為大國」（創十二1~2）。這個「你」除了指亞伯蘭本人外，主要是指他的後裔（創十三15）。「後裔」原文直譯是「種」（seed），是單數。這「種」可以解釋為繁衍後代的血源，¹ 也可以是暗喻將來的一位後裔，就是基督（加三16）。隨著亞伯拉罕的故事繼續展開，這應許之約便越來越清楚了，包括了地、後裔和福氣（創十三14~17，十五18~21，十七4~7，廿二16~18）。

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繁多，在所應許的土地上成為大國。地的方面是本文後面所談的錫安主義的關鍵，而後裔的方面卻直接連繫到將來肉身的子孫。但不是所有從亞伯拉罕所生的都在這約裡，神特定揀選以撒（而非以實瑪利）為繼承人（創十七19~21，廿一12~13）。其後，以撒的兩個兒子中，雅各（以色列）被揀選承受這約。雅各在伯特利遇見神，及後來他重回伯特利所得的應許，基本上與之前亞伯拉罕所得的一樣（創廿八13~15，卅五10~12）。所以，神被稱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的後代就是以色列民。

可是從最開始創世記第十二章的應許中，就已經說明神不只是一要賜福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而是要藉著他賜福萬國。及後對雅各重申的應許，也是說：「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創廿八14）。「福氣」² 在亞伯拉罕的約中具體指什麼，並不是那麼清楚。直到新約的啟示才讓我們明白，這福氣就是神救贖的恩典，



在耶穌基督裡成就，而所有因信稱義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以此，亞伯拉罕作為「多國之父」，便具有更深層的意思（羅四16~18；創十七5）。

現今的以色列是否為神的子民這個問題，保羅在羅馬書有詳盡的談論。首先，他指出肉身的割禮並不使一個人成為猶太人。「因為表面上作猶太人的並不是猶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禮也不是割禮。唯有在內心作猶太人的才是猶太人；割禮也是心裡的，是靠著聖靈而不是靠著儀文。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神來的」（羅二28~29，新譯本）。羅馬書第四章中，亞伯拉罕的後裔，也就是真正在亞伯拉罕之約中的人，是因信基督稱義的人。這樣合起來看，在基督裡的人才是神的子民，肉身血統的猶太人，若不是心裡相信基督，就不能算是真猶太人。

所以，在現今的以色列中，不信基督的就不是神的子民了。根據以色列官方統計資料，基督徒人數佔全國人口約1.9%，大多是非猶太人，³ 也就是說，以色列的猶太人絕大部分都不是信基督的人，現今的以色列不能算是神的子民。

但是，保羅在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卻清楚說明，肉身的以色列並非完全與神的救贖無關。「我弟兄，我骨肉之親……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羅九3~4）

雖然猶太人硬心以致被神拒於救恩之門外，使得保羅心痛欲絕，他卻深信神並沒有永遠棄絕以色列。「這樣，全以色列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拯救者必從錫安出來，除掉雅各家的不敬虔的心；我除去他們罪惡的時候，就與他們立這樣的約。』……因為神的恩賞和呼召是決不會反悔的」（羅十一26~29，新譯本）。神對以色列的揀選永遠不會被廢除。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現今的以色列既「不是」又「是」神的子民。「不是」，因為他們拒絕了耶穌基督，不能算是亞伯拉罕真正的後裔。「是」，因為神對他們的揀選沒有後悔，也不會廢除。

也許我們可以說，目前的以色列不是神的子民，

當然，現今的以色列雖然不是在「得救」的光景中，他們將來有可能會回轉。
Of course, although Israel today is not in a "saved" stat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y will be converted in the future.

但他們延續了神將要拯救的以色列民。這就進到第二個問題。

現今的以色列與聖經的末世預言有什麼關係？

目前福音派的末世論有兩大路線：千禧年前派（前派）和無千禧年派（無派）。前派又分時代派和歷史前派。這些路線最關鍵性的分歧在於他們如何看舊約聖經中對以色列的預言。「無派」並非相信沒有千禧年，而是相信千禧年是屬靈的，不是一個具體建立在這地上的國度，簡單來說，基督在教會中作王就是千禧年。無千禧年主義者認為，很多舊約的應許都以屬靈的方式呈現在新約裡，所以新約的教會就是屬靈的以色列，取代了肉身的以色列。

「時代派」則認為舊約對肉身的以色列預言，就應該是應驗在肉身的以色列身上，新約的教會與以色列在神的救贖計劃中是兩個不同的群體，神對以色列的應許最終會在這地上應驗在肉身的以色列中。「歷史前派」是介乎「無派」和「時代派」兩者之間，認為教會是以色列的延續而不是取代。

筆者原則上接受「時代派」的基本概念，根據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相信肉身的以色列明顯有一未來，因為在這三章經文中，保羅清楚表明他是為他「骨肉之親」的以色列，而不是所謂「屬靈的以色列」。保羅在寫羅馬書時，當然不知道這未來是什麼時候。兩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沒有看見全以色列得救的景象，表示羅馬書的預言至今還未實現。

當以色列國在1948年成立後，許多時代主義者認為這就是確實的證據，肉身的以色列國重新存在，沒有被「屬靈的以色列」取代，證明「時代派」的觀點是對的。這「證明」背後其實是有個假設：現在這個以色列國就是「時代派」末世論中的以色列。但這假設不一定是那麼肯定的。

雖然以色列復國這件事配合「時代派」的論說，減弱了「無派」的說服力，但卻不是一個絕對決定性的證明。原因有二：第一，如前文所說，現今的以色列並不是在「全家得救」的光景中，

他們仍然沒有接受耶穌基督，不能算是神的百姓。第二，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以色列國會有多少次重新恢復，我們並不知道現在的以色列是不是就是「時代派」所期待在基督再臨時存在的以色列。很多時代主義者假定只有一次，而現今這個就是了。

當然，現今的以色列雖然不是在「得救」的光景中，他們將來有可能會回轉。但我們不能肯定現在的以色列就是末日的以色列。在歷史中，以色列亡國被擄後，也曾經回歸重建聖殿，重建耶路撒冷城，但這些回歸與重建，後來也是被毀滅了。兩千年後重新再復國，我們也不能肯定這是不是聖經預言的最終復興。

「錫安主義」是什麼？ 基督徒是否有責任支持？

錫安主義相信猶太人應當回歸他們的土地，在這土地上建立屬於他們的國家。這地就是舊約中神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也就是現今的巴勒斯坦。近代的錫安主義興起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是猶太人對一直遭受的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一種回應，要重新建立猶太人的尊嚴和平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佔領了巴勒斯坦，支持錫安主義，讓大批猶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使猶太人口在短期內增加數倍，猶太人與巴勒斯坦原居民的衝突日增。到二次大戰爆發時，英國改變政策，對猶太人居住巴勒斯坦大加限制，以致當納粹黨屠殺猶太人之時，許多猶太人不得逃往巴勒斯坦，被逼遣返德軍佔領的歐洲。戰後，聯合國給予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一個自治區。到1948年英國撤離巴勒斯坦，聯合國通過正式成立以色列國。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從一開始就揚言決心要將猶太人趕走，從此大小戰事不斷發生。

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佔領了耶路撒冷、西岸、戈蘭高地及迦薩等地，直到現在。以色列面對反以色列份子經常的襲擊，一直用高壓的手腕控制佔領區裡的巴勒斯坦居民。目前在戰火中被摧殘的迦薩就是哈瑪斯和一些其他反以色列集團的主要據點。

表面看來，基督徒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現今的以色列人需要悔改信福音，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等也都需要福音。
In any case, it is certain that Israelis today need to repent and believe in the Gospel, as do the Palestinians, the Arabs and the Muslims.

理當支持錫安主義，尤其是持「時代派」觀點的人，因為相信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會應驗在肉身的以色列身上，更會認為猶太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有從神而來的權利（divine rights）擁有這地，支持他們在應許之地成為「大國」。換言之，在理論的層面，時代主義者應該也是錫安主義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末世的錫安主義者。

但是，如果上文根據羅馬書的分析是正確的話，現今的以色列因為拒絕耶穌基督，不能算是神的子民，不是真正亞伯拉罕的後裔，也不一定是預言中末世的以色列；而現今的局勢，不一定是「時代派」所期待末世預言的局勢。1948年以色列的立國並不證明「時代派」是正確的。假如有一天，這個以色列國被推翻了，也不證明「時代派」是錯誤的，更不證明聖經的預言落空了。

基督徒有沒有責任支持現今的錫安主義？對這個問題還有一個考慮：如果神的心意是在基督再臨之前復興以色列國的話，我們盼望基督再來的人，是否應當支持這個國家的存在？

使徒約翰在啟示錄結束時，懇切地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啟廿二20）。新約聖經的確多處提出對主來的渴望。但是聖經並沒有吩咐我們要做什麼來促成末日的來臨，而是要我們準備好，謹守、聖潔見主的面。當門徒問將要升天的耶穌，是否當下就要復興以色列國時，耶穌的回答是：「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徒一7）。歷史的發展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我們的手中。不錯，神在不同的世代中興起一些人帶來歷史的轉捩點，但這是少數被特殊揀選的人。神沒有要求每一個信徒要作一個扭轉歷史的人物。我們的責任是在任何一個時代作光明之子，作主的見證人，在世上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彌六8）。

結論

綜上所述，現今的以色列拒絕福音，但神對其的揀選卻未廢除；故此，其既「不是」但又「是」神的子民。將來，以色列可能會回轉，並實現從「不是」到「是」的轉化，只是時間未知，也不知是否會在現今的這個以色列政權下實現。而因著這個張力，基督徒究竟應該支持或反對現今的以色列，或是否支持「錫安主義」，其答案也存在張力性和複雜性。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現今的以色列人需

要悔改信福音，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等也都需要福音。我們應當懇切為他們禱告，支持向他們傳福音的宣教事工。從世局的角度來說，我們應當為萬民求平安，為君王（複數）和掌權的禱告（提前二1~4）。我們必須承認政治的決策和戰爭的手段都非常複雜，很難把善與惡完全分離。⁴ 基督徒應當支持公義，譴責不義的政策和行動，散播愛心，參與善工，用期盼的心等候主來。 

參考文獻：

1、很多英文譯本翻作複數的“descendants”，也有不少翻作“offspring”利用這個英文字之模糊性，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複數。有關「種」的解釋，參考《創世記（下）——從揀選到保守》，謝挺，香港：明道社（2011），18-19。

2、舊約中原文**bârak**大多是以動詞出現（「祝福」、「賜福」、「得福」等）。在創十二1~3中，這字出現四次之多，另名詞**b^crâkâh**一次。可見「福」在亞伯拉罕之約中非常重要，也是創世記其中一個重點。有關「福」在創世記中的地位，參考Allen P. Ross, *Creation and Blessing: A Guide to Study and Exposition of Genesi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8), 65-69。

3、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s://www.cbs.gov.il/en/mediarelease/Pages/2023/Christmas-2023-Christians-in-Israel.aspx>。這統計很可能沒有計算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Messianic Jews，因為他們不稱自己是基督徒。無論如何，彌賽亞猶太人的數目估計不會比基督教的人數多，把他們加起來也不會超過3%。

4、有關戰爭的倫理問題，筆者贊成「公義戰爭論」（just war theory）。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作者為正道福音神學院系統神學和應用神學副教授。



憶當初

尤惠琮和恩福開創時期

訪問會長陳宗清

編輯室



尤惠琮執事（右，恩福倡議人）與陳宗清牧師
攝於1995年3月27日北京紫竹院

採訪提問：

- 1、你當年怎麼會到洛杉磯靈糧教會牧會？當時教會的情況如何？
- 2、你是如何認識尤惠琮弟兄的？為何他會對恩福如此有負擔？
- 3、恩福董事會是如何成立的？早期怎麼運作？
- 4、你怎麼會離開洛杉磯靈糧教會？後來又如何成為恩福的會長？

90年代初在洛靈

1989年2月，我們夫婦在洛杉磯，正尋求神對前面道路的帶領。有一天我接到洛杉磯靈糧教會丁德昌長老的電話，由於國語堂的牧師提出辭呈，他請我未來幾個月前去幫助教會。

洛杉磯靈糧教會於1967年1月成立，到1989年已經發展成國語、粵語、英語三個堂會。當時英文堂的人數最多，接近兩百，已經聘到一位ABC背景的牧師。粵語堂約五十人，沒有全職牧者。國語堂是最早成立的，卻由於牧者更換較為頻繁，再加上曾經出現分裂，內部傷痕尚未痊癒，信徒靈性停滯，事奉意願較低，人數也下降至一百五十位左右。

我從1989年3月開始，陸續去幫助這間教會。當年9月我到富勒（Fuller）神學院進修宣教學，週末到教會服事。1990年7月，我正式成為國語堂的牧者，教會開始穩定發展。到1992年復活節，主日崇拜的人數便突破了兩百。

在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感到十分徬徨，因而出現基督教熱。90年代初期，逐漸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前來參加崇拜。1992年7月，我們為住教會附近的大陸福音朋友開辦每月一次

的「鄉音團契」。到南加州的中國留學生也愈來愈多，1993年3月教會又為他們成立了每週一次的「神州團契」。我逐漸認識到，這個群體有特殊的需要。

尤惠琮剪影

1989年3月10日，我第一次受洛杉磯靈糧教會之邀，到PV（Parlos Verdes）山上去帶領家庭聚會，是在陳正海弟兄家舉行。當晚來了近三十位弟兄姊妹，主要是年長的肢體。聚會結束後，有位頭髮較稀少但只有40多歲的弟兄來找我談話。他熱情洋溢，侃侃而談，帶著濃重的台灣腔國語，引起我的好奇。這位弟兄就是尤惠琮，大家叫他Mark。

我正式成為教會牧者之後，家搬到濤浪市（Torrance）。Mark馬上過來看我們，與我暢談教會的需要與問題。此後他便經常和我聊天，甚至白天我在教會辦公室，他會打電話來，約我中午一起吃飯。有時他會帶著妻子許蒙惠（Betty），與我們夫婦共進晚餐。他偶爾去海邊釣魚，也總是開心地把新鮮的魚送到我們家。

尤惠琮是台灣宜蘭人，從師大生物系畢業，60年代到美國來留學，在猶他州楊百翰大學拿到碩士學位。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和友人共同創業，經營醫療器材生意，並買下公寓出租。他在教會常主動關心人，並積極參與各樣服事。我去牧會之後，他被選為執事，在教會推動成立「彩虹教室」，開展課後輔導事工，把孩子們帶到神面前。他在當地的華人社區中也很活躍，在南灣中文學校擔任義務委員；對沒有信主的知識分子，他很有負擔傳福音。

1994年3月，我第一次受邀去中國培訓。4月初回來後，我在給教會會友的《牧者通訊》



董事會的共識是：在中國傳福音，一定要改變文化土壤，否則阻力太大，不利福音的傳播。
The consensus of the board is that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China, we must change the cultural soil, otherwise the resistance will be too great, which will not be conduciv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上寫道：「這四十多年來，大陸在無神、唯物主義思想的統治下，百姓的心靈承受許多摧殘，缺乏愛的澆灌與滋潤，生命貧瘠而枯乾，在許多公眾的場合，可以感受人們勢利、現實、冰冷的心態。」不久，尤惠琮便來找我。他曾因作生意的緣故去過中國，心中燃起對那地百姓的福音負擔。他表示，希望為中國的福音事工有所奉獻。我們商量的結果，考慮成立一個基金會，來推展中國的福音事工。

恩福董事會初期

我們想到邀請幾位肢體一起成立董事會。蘇文峰牧師是主要人選。他是「海外校園」的創辦人，這機構專門作中國的留學生事工。由於蘇牧師夫婦和陳劉良淑師母在台灣的校園團契曾是同工，所以他們選擇以濤浪市為基地，並參加了洛杉磯靈糧教會。另一位駱傑雄弟兄，是企業界人士（90期《恩福》雜誌有專文介紹）。尤惠琮在中文學校的好友廖和健弟兄，新近才轉到洛杉磯靈糧教會；他在美國多年，英文很好，熟悉法律運作，所以尤惠琮力邀他加入。

1994年5月22日，這五位弟兄首次在駱傑雄家，討論成立基金會的事。有一天我在浴室中突然想到：在達拉斯讀神學時，我曾帶領恩友堂的「恩福團契」，而「恩福」很適合作這基金會的名稱。所以我們向政府註冊時，就採用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當時我是國語堂的牧師，兼全教會會牧委員會的主席（教會沒有主任牧師），行政工作繁重。恩福成立時，有些長執、同工懷疑我們開設此事工的動機，甚至有位英文堂執事當面問我：「你那麼忙，哪有時間參與基金會

的事工？」所以董事會便請駱傑雄擔任主席，廖和健作秘書，尤惠琮作財務；我和蘇牧師只是成員。

董事會的共識是：在中國傳福音，一定要改變文化土壤，否則阻力太大，不利福音的傳播。大家想找一位稱職的總幹事，但是一直沒有合適的人選。於是陳師母受董事會之邀，擔任義務的代理總幹事，開始發行《恩福通訊》。在蘇牧師的推薦下，8月董事會聘請周媛媛（寧子）為寫作同工，向

各種報章雜誌投福音性稿件。

當年11月，州政府和國稅局的註冊先後完成。那時正好遠志明也剛到「海外校園」任職，1995年下半年，他和周媛媛合作，在洛杉磯AM1300中文廣播電台每週六開辦「蔚藍之光」節目。

次年，周媛媛辭職去讀神學。董事會再度研議事工的方向。大家都看出，從長遠而言，必須要不斷栽培人才，才能在文化土壤中持續耕耘。於是1996年9月便設立了「恩福神學生獎學金」，支持在學術界和傳媒界有潛力的人才。當時董事們同意，不但要以金錢支持，也要親自去關懷每位神學生，用生命去影響他們。

承擔會長重任

1996年7月，家母回台灣時被診斷為肺腺癌末期；9月她即被主接去。家父表示想留在台灣，我考慮到家中的需要，覺得神可能要我轉換事奉的跑道。經過幾個月的尋求，我向教會提出辭職，並準備繼續進修。

1997年7月到11月初，我們夫婦在台灣陪伴家父，之後我便進入芝加哥的三一國際大學，攻讀跨文化研究的哲學博士學位。我們在芝加哥一年十個月；當時恩福的事工以頒發獎學金及出版通訊為主，由陳師母作義務總幹事。

在那段期間，尤惠琮作了換腎手術。起初效果甚佳，但不久出現排斥作用，結果他於1999年1月底安息主懷。我們非常懷念他。恩福財務的遺缺，董事會邀請他的妻子接任。

當年10月底，我在芝加哥的課業結束。由於我們夫婦要回台灣一段時間，便商請林雪騰姊妹擔任恩福的秘書；她一直作

到2015年。

我2000年3月底返回美國，繼續論文寫作，同時擔任洛杉磯靈糧教會國語堂代理牧師（到2001年6月底）。在我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有四所神學院請我去任教，也有幾間教會邀我去牧會。然而我考慮到恩福剛起步，需要有經驗的全職神僕來帶領，便毅然決然投身，於2001年7月1日正式擔任會長。BIF



1999年8月，恩福舉辦「中國福音之路」晚會，贈紀念牌給尤惠琮的家人。

聖經世界觀 和 智慧的人生

戴永富

一、導論

很多福音派神學家都經常使用世界觀這概念，但世界觀何許物也？信徒為何要學習世界觀？這兩個問題是這篇文章要討論的內容。

對每日面對人生種種問題的信徒而言，世界觀這個詞有點抽象或不太實用。但就是因為世界觀的實用意義太大了，所以它看似不夠具體。何以知之？人生有大小問題及大小答案。小問題及小答案牽涉到賺錢、擇業、擇偶等日常事務，而大問題及大答案關係到人生意義、生存理由、神的存在等大事。所謂世界觀就是關係到人的大問題和大答案，故世界觀雖不是人們常常關注的事，卻是人用以關注事物的框架；世界觀就好比房屋的基石：重要卻看不見。¹ 但不幸的是，在這充滿分散人心之娛樂的時代，人只滿足於小問題和小答案，卻忽視大問題和大答案。但弄不清大答案，卻不能防止大問題的出現，而人不能用小答案來解答大問題。

本文的論點是：明白世界觀是活出智慧人生的必要條件，因世界觀是智慧的必要成分。基督徒在理解或闡釋世界觀時務必注意世界觀與智慧的關係，否則世界觀會淪為一種純理論的事物。強調智慧與世界觀的關係既符合聖經，也能幫助信徒發現世界觀的實用及靈性意義。世界觀這術語雖不見於聖經，但聖經的智慧蘊含著世界觀：世界觀可謂是智慧的認知成分，故擁有世界觀是獲得智慧的必經之路。世界觀基本上是人對整個現實的意義及其所產生的人生哲學的理解。智慧包含著世界觀，但內



涵上廣於世界觀，因智慧還包括人根據世界觀管理其生活的能力。智慧是一種頗全面的卓越性，而世界觀是指這卓越性所必備的認知成分。照此，擁有正確世界觀的人未必都有智慧，但有智慧的人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

二、聖經智慧的內涵

我們先從智慧開始。比之信、望、愛等概念，基督徒更少講智慧。然智慧乃何許物？聖經的智慧是指一個使人善於管理生活並應付各樣挑戰的「知識—技能」。² 進言之，智慧是一種由整全的知識、敬畏神的心態、正確的渴望、敏銳的判斷力、熟練的技能組成的複合體。總之，智慧是心靈的卓越性。

雖智慧的內涵不限於知識，但知識是智慧的核心成分，也是世界觀在智慧這複合體裡的所在。但不是所有知識都能產生智慧。智慧事關人對「最重要的事物的深刻且可貴的理解」；³ 諸如「不吃就會死」、「抽菸能致癌」等信息雖說重要，深度卻不夠，故明白這些道理之人不宜以智者自居。按照聖經，智慧的知識層面至少事關兩件事：神的創造和神的救贖奧秘；這兩種知識對人生有終極的意義。

首先，智慧與創造分不開。以神的創造秩序為知識的智慧，我們可稱之為創造性智慧。神「用能力創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耶十12）。聖經將智慧描寫為創造者的工匠（箴八30~31），也

由此可知，舊新約聖經所展現的是創造秩序的引入、隱藏（或混亂）和轉化等過程。Thus,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deline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reation order, its subsequent concealment or confusion, and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formation.

把宇宙的創造比喻為建房屋的過程（伯三十八4~5）。詩人感嘆說：「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詩一〇四24）。因智慧離不開實踐，故從創造所得的認知要求人敬畏造物主（詩三十三6~9）。那麼，對受造領域的觀察之所以能產生智慧，因這種觀察令人從更全面的視角看受造物。「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鑒察直到地極，遍觀普天之下」（伯二十八23~24）。在此，廣度與深度相應：整體性的看見讓人清楚看到萬物的存在基礎，即創造者的「永能和神性」（羅一20）。

其二，智慧與奧秘分不開。我們可稱這種智慧為奧秘性智慧。聖經中有些智者善於從神的創造中悟出真理，另一些則憑神的特殊恩賜揭開奧秘（創四十一32~33）。

與創造性智慧有異，奧秘性智慧不是關於人人都能觀察的事，乃是有關神隱藏的救贖計劃（弗三9~10）。若自然是創造性智慧的領域，救贖歷史則是奧秘性智慧的舞台。若創造性智慧是普遍的（故它們有些出於外邦人），神的救贖所體現的智慧既特殊也能推翻世人的智慧，故而人只能靠神的恩典方能獲得它（林前一21）。



如此，創造性和奧秘性智慧看似有出入，它們所體現的是公開與隱藏或普遍和特殊之間的張力。一方面，智慧「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箴八3）；另一方面，人感嘆說：「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哪裡呢？」（伯二十八20）智慧說：「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箴八17）；人卻說：「要得智慧，智慧卻離我遠」（傳七23）。聖經要求人努力尋求智慧（箴四5），但聖經也說，賜人智慧的是神（但二21~22）。有人或許說，創造性智慧是普遍啟示而奧秘性智慧則屬特殊啟示，但這說法雖有其理，卻忽略了：這兩種有張力的智慧都寫於特殊啟示（即聖經）！

然而，聖經的創造性智慧和奧秘性智慧不僅沒有矛盾，而且兩者有連續性和統一性（伯三十八~四十一章），而後者也將成全前者（羅八21）。與此同時，「奧秘」這概念可被理解為尚未揭開的答

案，故它也意味著救贖奧秘被揭開之前，人無法只看神的創造而尋見終極的答案。

神的創造也已遭到墮落及其所帶來的苦痛和災難的破壞，使創造性智慧只在救贖奧秘被揭開這條件下方能帶領人認識神。故此，最根本的張力並非關於創造性和奧秘性智慧的關係，乃在於原本美好的創造和墮落的破壞之間的張力。這張力可見於箴言、約伯記和傳道書在內容上的區別。大體上，箴言若肯定創造的秩序，傳道書和約伯記則表達人對於秩序的隱藏性或混亂對秩序的破壞所產生的困惑。⁴ 舊約子民在黑暗和混亂中只能期盼神應許的實現。這種等待離不開掙扎，因等待之人有時要在絕望和信心之間徘徊。

簡言之，奧秘猶如尚未打開的禮物，是可期卻尚未可遇的答案。若信徒認為，神不會實現其應許或他們的問題永遠得不到答案，那麼，對他們說，根本無任何奧秘可言，有的只是徹底的黑暗。要而言之，奧秘性智慧是指被揭開的救贖奧秘。由此可知，舊新約聖經所展現的是創造秩序的引入、隱藏（或混亂）和轉化等過程。⁵ 我們也可把秩序的引入、隱藏和轉化稱

為創造、墮落和救贖。

三、基督教世界觀的大局性

綜上所述，智慧大抵有兩個特徵：大局性（或整體性）和張力性。按照聖經的智慧觀，人對現實的整體性看見是獲得智慧的必要條件，但這種看見會帶來張力。那麼，鑒於世界觀是智慧的認知成分，而該成分是智慧的核心成分，故智慧的特徵也是世界觀的特徵，反之亦然。因此，世界觀也具有大局性和張力性等特徵。我們先談世界觀的大局性。

根據創造性和奧秘性智慧，世界觀是以現實的受造、墮落和救贖為內容的大局性知識。因智慧包含著管理生活的能力，世界觀非但關係到人對神創造和救贖的整體性看見，也牽涉到創造—救贖與人生所有方面的關係。⁶ 人的注意力輕易為眼前的問題和現象所佔據，智者卻習慣於從遠處高處看問

不同的信徒對世界觀有不同的認知程度，但只要聖經世界觀的內容尚未完全實現，所有信徒對世界觀的認知都不完整。The perception of worldview may vary among the believers; however, none of their views can reach perfection until the content of the biblical worldview itself is fully realized.

題。智者所得的整體觀使他們將已往和未來結合起來而活出有意義的當下，因而尋見人生的意義。

意義的判斷取決於視域的大小，也是為了找到意義，人要從大環境（現實）解釋更小的環境（人生）及最小的環境（我的人生）。旁觀者之所以清，因其將當事者置於更大的環境中（即從當事者以外視之）；世界觀的作用亦然。如此，世界觀也是意義的指標。那麼，神智慧的視域是最大的，故世界觀要以神的話為明白整體現實意義的視點。在聖經，「長闊高深」這詞語僅用於描寫神智慧和愛的偉大（伯十一8~9；弗三18）。這或許可以說明神的創造和救贖的統一。我們因此不妨用長、深、高、闊（寬/廣）的概念來解釋世界觀的大局性。

我們先從「深」開始。深度在此可指宇宙萬物的至深基礎。阿奎那認為，當人對創造者的本性與工作有良好的認知，對眾學科的理解也會更深刻，因對神的認知是一切知識的基礎。⁷ 再者，知識的深度與廣度相應：深度不夠的知識不會有很廣的解釋範圍。明白萬物的存在基礎令人看到現實中的「多」、背後的「一」。一切使人好奇的現象或令人向往的美事均是神的思想與榮美的顯現。故「深與廣」的統一蘊含著「多和一」的對應。

除了「深與廣」，還有「高和長」。「高」可指現實最高程度的存有。按照阿奎那，世上善、義、美等價值的不同程度蘊含著一個程度最高的價值標準（即身為完美存有之神）的存在。⁸ 智慧令人以完美存有為判斷萬物價值排序的標準。「高」也可指人用以觀察整個現實的最高處。高瞻方能遠矚，故高度也與長度相應：從至高者的角度俯瞰，現實的古往今來構成著創造歷史的長度。世界觀在此好比地圖，讓人知道一切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以是觀之，「神是否存在？」不是一般的本體論問題，更是世界觀的問題。神的存在與萬物的存在有所不同。「鴨嘴獸是否存在？」這問題並非世界觀問題，乃是一般的本體論問題，也就是說，這問題的答案是關於本體清單成員的多寡。過去人不知有鴨嘴獸，知道後，人從希奇的開始逐漸進入習慣。反之，神的存在決定宇宙的去向及人生的命

定，也是人一生都要關注的問題。神是理解宇宙的基礎和評價萬物的最高標準（事關深度與高度），所以人能藉著神的啟示統一解釋歷史及人生的所有領域（事關廣度和長度）。這統一的現實觀，既能滿足理性的需求，也能讓人更有信心地看人生。

四、基督教世界觀的張力性

然而，世界也充滿矛盾；在世上，秩序和混亂、善與惡、幸福和痛苦皆能共存。⁹ 現實的複雜性遲早會挑戰世界觀的整合能力，使人覺得事實比理論強。此外，痛苦能更直接挑戰世界觀而迫使人審視其信仰，因痛苦不容易被理性馴服。與此同時，世界觀與現實的張力也會讓人更有智慧，因智慧要求人拋棄虛假的信念或修正錯誤的信念。

但世界觀的修正或更換會帶來掙扎或信仰危機，連信徒也要經歷這些。神既然已將正確的世界觀啟示於信徒，信徒為何還會經歷掙扎？一來，掙扎會加深信徒對世界觀的理解。但與其說現實比聖經世界觀更複雜，毋寧說信徒對世界觀的理解太單純。信徒的世界觀即便正確，卻尚未完整且難免有錯誤的摻和，導致信徒的世界觀缺乏深度、長度、闊度和高度。二來，神所啟示的一些應許尚未實現，故信徒的生命還處於新現實的「已臨」（already）與「未臨」（not yet）之間。因此，信徒難免經歷他們的信仰與所處現實之間的張力。

其實，這兩個理由息息相關。不同的信徒對世界觀有不同的認知程度，但只要聖經世界觀的內容尚未完全實現（也即全面的救贖尚未實現），所有信徒對世界觀的認知都不完整。信徒難免覺得他們的信仰的整合力受挑戰或不能用高度統一的觀點解釋人生。面對這問題，信徒要謙卑地以信心等候神的時間。但信心也是追求理解的：信心會推動理性尋求更完整的理解，使有一定深度或廣度的認知愈來愈深，越來越廣。不過，只要新天新地尚未實現，更深或更廣的理解遲早會面對現實的挑戰，而變得不够深也不足廣。

在此岸，從信心到理解再回到更大的信心和理解，這過程可謂無休止，但也構成著信仰生活的動態。保持一定的張力會促成信徒智慧的成長。面對複雜的現實和神尚未完全



在掙扎中面對令人不解問題的信徒，要麼無法看破問題而心如死灰，要麼把問題看成發現奧秘的線索而心存盼望。When struggling believers face perplexing question, they either remain disheartened, unable to see through the issue, or view the questions as clues to uncover mysteries and hold onto hope.



實現的歷史計劃，無論是拒絕信靠的悲觀，還是過於天真的樂觀，均是缺乏智慧的表現。有異於教條主義和懷疑主義，智慧要求人誠實面對現實，卻有信心超越有形現實的限制。這意味著信徒的智慧只能在掙扎中成長。

學習世界觀的信徒有時以為他們已掌握全面的真理，故自己可以從認知制高點批判他人。這無異於引理性主義入室，而削弱信心的做法。再者，只停留於理性的所謂全面性認知，使世界觀失去奧秘和感化力，也不能讓人更有智慧。那麼，掙扎就是化認知為體驗的時機：「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四十二5）。對世界觀的真正理解本是一種全面且深刻的體會；我們對聖經的認知不只靠理性，也需要意志、情感和行為的參與。正如人只通過理性認知他人是不夠的，經驗上和感性上的不足往往會影響理性的認知。

但是，掙扎如何能帶來更全面的認知呢？答案還是與「奧秘」這概念有關。信仰上的掙扎與理性上的不解常常相隨，但這一切都暗示著奧秘的存在。在掙扎中面對令人不解問題的信徒，要麼無法看破問題而心如死灰，要麼把問題看成發現奧秘的線索而心存盼望。問題或苦難如同神的靈所「孵」的「卵」（創一2）。正如神能化混沌空虛為有秩序的創造（創一1~26），神也會使問題或掙扎的卵殼裂開，孵出奇妙的工作。奧秘猶如尚未裂開的卵。面對令人不解的問題，信徒像馬利亞「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反覆思想」（路二19）；這也是一種屬靈孵卵。進言之，所謂屬靈孵卵是信徒在掙扎和不解中期待著神的恩典的揭曉。這出於信心的期待會馴服掙扎中的苦惱，讓信徒以溫柔的信靠與問題共存，直至問題的堅硬卵殼破裂。在期待中的信徒會感到令人安息的奇妙（wonder），也為更大的奇妙預備。奇妙之感能化人的懼怕為渴慕，也使人「跳出人生正常經驗的範圍、打碎[偏見]……並

把現實的隱藏維度啟示出來」。¹⁰ 從虛無主義世界觀的角度看，痛苦證明著現實的荒誕，故無奇妙可言。從聖經世界觀的視角看，美善與痛苦的並存暗示著有待揭開之奧秘的存在。智者在經歷困惑時要憑信心給奧秘留空間。由此亦可見，奧秘帶有應許的力量：一般人用單維度的眼光看問題（僅視問題為惱人之事），信徒卻多維度地視問題為有待實現之應許的「蛋殼」。總之，掙扎讓信徒有機會更深刻地體會世界觀的內容，因與掙扎相關的奧秘能吸引人心的全部參與。

五、耶穌基督與世界觀

總之，甘於包容掙扎的信徒會深刻活出世界觀的內容。信徒的重生和信靠本已見證著神「從無到有創造」（*Creatio ex nihilo*）的大能。但信徒經歷墮落造成的破壞和痛苦後，方能體會救贖如何奇妙地使萬事都互相效力。照此可知，世界觀不只是一幅地圖，更是一部劇本（再說，看地圖和根據地圖行走是不同的）。僅視世界觀為地圖，等於只憑理性進行單維度的認知。但當認知者透過理性、感性和行為體悟世界觀的內涵時，他所經歷的長闊高深是一種多維度或立體性認知。

基督是唯一能完美經歷世界觀內容的人。道藉著童貞女成肉身，這神蹟反映出「從無到有創造」的奇妙；基督雖沒有墮落，但他復活前的身體和受難都承受著墮落的後果與懲罰；最後，復活的基督體現出救贖的勝利（也反映出神「從無到有創造」的大能），亦是新天新地的提前實現。如此，基督是世界觀所有情節的載體，或是受造歷史的縮影。這說法意味著基督是受造物的代表或是一種小宇宙。基督所經歷的，預告著所有受造物正在經歷、也將會經歷的事。基督之所以扮演這角色，因他是創造性和奧秘性智慧的聯合者。受舊約和兩約之間智慧文學的啟發，使徒們視基督為智慧的化身，故



重新找到方向是一種復活，因信徒在此藉著聖經更高或更廣的視野重新看到神隱藏的秩序。
Reorientation is a kind of resurrection because, with a higher and broader vista aided by Scripture, believers uncover God's hidden order.

說神以智慧創造萬物是說神藉著聖子創造一切（來一2），而基督也是救贖奧秘的載體（西二2~3）。

基督是世界觀的立體表現，故智慧的長闊高深在基督的整個生命中得到體現。因此，唯有效法基督之人方能將世界觀活出來。但唯有與基督合一之人才能效法基督，故基督與他的身體構成世界觀的核心表現（當然，世界觀內容的完全實現有待於整個受造物的更新）。那麼，鑒於基督的生平以死而復活為其核心事件，藉著效法基督活出世界觀的內容就等於經歷基督的死而復活。死而復活不只是信徒的認知對象，也是信徒獲得立體性知識的認知方式。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把死與復活這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時刻應用於信徒在掙扎中的認知步驟，也就是說信徒與基督的死而復活體現於他們的初步找到方向（orientation）、迷失方向（disorientation）和重新找到方向（reorientation）的認知過程。¹¹ 這三種步驟等同於信徒所經歷的創造秩序、墮落對秩序的破壞，以及救贖對秩序的更新的世界觀情節。迷失方向是一種死，因信徒的信仰遭到現實的衝擊。重新找到方向是一種復活，因信徒在此藉著聖經更高或更廣的視野重新看到神隱藏的秩序。因為基督之死本身已經彰顯出秩序的重新建立，迷失方向及掙扎其實也是復活的開始。掙扎意味著信心的存在，沒有信心就沒有掙扎了，有的是無奈。再者，在世上，重新找到方向未必等同於獲得完全清楚的答案，而主要是指信徒「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林後四8），因他們憑信心的眼光能看到，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已孕育著奇妙的解答。這種態度本來體現出基督自己的信靠順服，所以也是信徒與基督合一的明證。

綜上所述，實現智慧的人生是信徒學習世界觀的目的。由此，世界觀也是一種旨在培養信徒成為智者的生活藍圖。那麼，基督既是智慧的化身也是世界觀內容的縮影，所以，所謂實現智慧的人生就等同於在基督裡效法基督。再者，由於「在基督裡」（與基督合一）是信徒靈命的真諦，體驗世界觀與靈命成長緊密相連，也是信徒畢生的工程。¹² 我們在此看到效法基督、智慧人生和體悟世界觀等概念的內在關係。藉著效法基督，世界觀變成可經歷的現實，也就是說，效法基督使信徒對世界觀的理解變成多維度的經歷。多維度在此不不只是指信徒理性、感性和行為的參與，也是指世界觀內容的多重表現，即寫於聖經的世界觀信息、基督帶來救贖的死而復活、信徒眼下所處的墮落世界，以及信徒

的新生命。這一切維度彰顯出效法基督（的死而復活）與世界逐步實現的聯合。像基督一樣，基督徒的人生體現出神的宇宙性計劃，也預告著新天新地這世界觀終點的實現。 

參考文獻：

1. N. T.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124.
2. Bruce Waltke, *The Book of Proverbs, Chapters 1:1–15:29*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77.
3. Swartwood & Tiberiu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Wisdom”,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isdom*, ed. Sten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4.
4. Graeme Goldsworthy, *Gospel and Wisdom*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1995).
5. 同上
6. Richard Belcher Jr., *Finding Favour in the Sight of God* (Downers Grove: IVP, 2018), 19.
7. Eleonore Stump. “Wisdom: Will, Belief, and Moral Goodness”, in *Aquinas’s Moral Theory*, eds. MacDonald & Stum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
8. ST1, q. 2.
9. Norman Habe. *The Book of Job*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5), 66.
10. Brown, *Wisdom’s Wond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4), 52, 22.
11. Brueggemann, *The Message of the Psalms* (Minneapolis: Augsburg, 1984), 21-22.
12. James Eglinto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Bavinck, Personality & Worldview*, trans. Eglinton (Wheaton: Crossway, 2023), 10.

作者為創欣神學院教務長，系統神學副教授。



提摩太·凱勒 與 華人公共神學實踐

木白



提摩太·凱勒牧師 (Timothy Keller, 1950-2023) 是當代北美福音派的重要領袖。華人教會和信徒對凱勒牧師的講道、作品和由其發起的恩典城市運動都已耳熟能詳。為了讓讀者更全面地瞭解凱勒牧師福音神學和事工的公共維度，本文將專門介紹由他

領導的一個重要的福音機構，以及由此彰顯出的公共神學願景。與此同時，筆者將其與現當代華人教會和信徒的公共神學實踐彼此參照。盼望在對比和對話的過程中，讀者可以更為整全地理解凱勒牧師的神學遺產對華人基督教社群的借鑒意義。

筆者這裡介紹的機構是福音聯盟 (The Gospel Coalition)，由凱勒牧師和另一位著名福音派領袖、神學家卡森 (D. A. Carson) 在2005年攜手創立，是一個頗有影響力的跨宗派文化事工機構。該聯盟的宗旨是：致力於更新我們對基督福音的信仰，並改革我們的事工實踐，使其完全符合聖經。¹ 聯盟通過文章、視頻和播客等形式，將聖經和以福音為中心的方法應用於當代文化、當前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議題。

這裡選用的文本是由凱勒牧師負責起草的《事工的神學視野》(Theological Vision for Ministry) 一章 (以下簡稱《視野》)，這份重要的文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凱勒牧師的公共神學立場。² 其中不

僅包括他個人的洞見，而且勾勒出他與摯友們的共同願景。用筆者的話概括，就是讓福音異象照亮公共神學的實踐。篇幅所限，筆者從中選取三個議題來做介紹。

教會與文化

第一個議題，是教會如何與周圍的文化相處？《視野》強調，教會常常需要保持與主流文化之間必要的張力甚至對抗，但這樣行事的目的是為了共同的福祉：

若教會只是抗行主流文化的價值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是為了共同的益處而抗行文化。我們盼望能在周圍的文化中鮮明地分別出來，同時亦因這分別的身分，犧牲服事鄰舍甚至敵人，致力於人現在和在永恆中的福祉。故此，我們不以集體的崇拜為與外界的主要接觸點，卻期望以言語和行動去愛鄰舍，在爭取和平、安全和福利時與他們接觸。

這段文字讓我們聯想起中國大陸基督教知識分子的類似努力，集中體現在2013年發佈的《牛津共



基督教公共神學的主張，與教義學有所不同，它是高度處境化的。

The key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theology and systematic theology is that the former is highly contextualized.

識》（以下簡稱《共識》）裡面：

我們這些具有自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人，都熱愛中國這片土地，都忠於我們的人民。我們珍視知識分子發揮社會反思與守望的功能，希望在今天中國與世界變化發展的重要關頭，發揚這個群體歷來所富有的道德情懷和理性精神，以文化和觀念的力量推動國家和社會向上向善的演進。³

《共識》有著獨特的背景，那就是在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下，國人的世界觀與世界的中國觀正在改變。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那麼中國將走向哪裡？會給未來的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變化？這已經成為中國和世界上越來越多人迫切關心的問題。難能可貴的是，《共識》的簽署者都謙卑地承認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會思想都是有侷限性的，一個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藍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這便引出對我們的第一點啟發。對基督教公共神學來說，與教會之外的其他文化和社會群體既分別又合作，背後的根本動力，是追隨基督，並帶著福音的異象去愛鄰舍甚至愛敵人。為此，我們不能冷漠旁觀或是被動等待，而是需要創造性地建立溝通與行動的平臺，去發現、表述、追求大家所認同的公共福祉。這裡我們看到《視野》和《共識》雖然處境不同，表述各有側重，但在這個願景上卻是高度一致的。



公義與慈愛

第二個議題，用凱勒牧師的表述，是教會作為信徒的共同體，如何踐行公義與慈愛。我們來引述一段《視野》的原文：

我們不能在看見貧窮和受欺壓的人時，只是無情地叫他們自己脫離困境，耶穌並不是這樣待我們的。福音以慈愛和憐憫，取代了我們面對貧窮人時的優越感。基督教會除了呼召個人得救和重生之外，亦必須要在鄰舍中服務，來做成公義與和平。我們必須要致力於永恆和普及的益處，無論鄰舍會否如我們一樣地相信，也要讓他們看見我們犧牲地愛他們。對貧窮和弱者的冷漠，是表示我們尚未真正地掌握我們的拯救純粹是恩典。

作為對照，讓我們不妨回顧一下2018年由王怡牧師主持起草的《牧者聯署：為基督信仰的聲明》（以下簡稱《聲明》），裡面有一段頗為神似的闡述。在引用之前，筆者要補充的是，此時此刻領導簽名的王怡牧師和多位同工還身陷囹圄，其他很多參與簽名的牧者也在面臨類似的困境，讓我們彼此記念。《聲明》指出：

在中國的基督教會，始終仰慕和決心走基督的十字架道路，也樂意效法那些曾為信仰而受苦、殉道的中國教會的前輩聖徒，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情願和有責任以和平、忍耐和憐憫之心，承受來自政府和社會一切可能的逼迫、誤解和暴力。因為當教會拒絕服從惡法時，不是出於任何政治目的，不是出於怨恨和對抗，乃是單單出於福音的要求，出於對中國社會的愛。⁴

閱讀這兩段文字，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們都致力於倡導在福音的要求之下，信徒和教會需要實踐出公義與慈愛的行動。但仔細比較後我們又會發現，公義與慈愛的具體行動內容有所不同：《視野》強調的是服務窮人和弱者，為其爭取權利和福利。《聲明》則強調了教會在公共領域對惡法的不服從，並以基督徒的美德來承受逼迫和暴力。

基督教公共神學的主張，與教義學有所不同，它是高度處境化的。不僅如此，它是對特定社會環境下人們的生活處境高度關注並進行回應的。歸根結底，公共神學是對鄰舍的安危，特別是那些處在危險中的、壓迫中的和受到不公義對待中的鄰舍之安危的關心和扶助，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準備為此付上代價。這不僅是我們在教義層面需要一再重申的命題，更是我們跟隨基督的捨己與犧牲所帶出的公共見證。當然，這不是說公共神學因此可以與

真理如何塑造我們？凱勒牧師提醒說，不僅僅通過命題的表達和傳遞，同時也通過教會的信仰實踐。How does truth shape us? Pastor Keller reminds us that it's not just through the expression and transmission of propositions but also through the practical faith of the church.



教義學割裂，聖經的教導和純正的教義是我們不斷在福音中得著慈愛與憐憫，並心甘情願地分享給鄰舍的必要裝備。

真理的塑造

第三也是最後一個議題，是如何理解基督教的真理對我們的塑造。這又和公共神學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們先來看一段《聲明》裡的文字：

雖然真理是命題式的，這真理不單要相信，也要被接受為用作敬拜和智慧的實踐。這種平衡，塑造我們對門徒訓練和講道的理解。我們想鼓勵人對純正教義的熱衷，但我們知道基督徒的成長不單是理念的傳遞。基督徒的成長只能發生在當整個生命在群體裡的實踐而被塑造——包括禱告、洗禮、聖餐、團契和宣講神話語的事工。

真理如何塑造我們？凱勒牧師提醒說，不僅僅通過命題的表達和傳遞，同時也通過教會的信仰實踐，這裡的教會特別指的是以基督為首的信徒生命共同體。這種對於神學實踐層面的強調，在我們中國教會傳統中有沒有得到重視呢？根據筆者的考察，其實是有的。在林榮洪撰寫的《中華神學五十年》這本巨著裡，有這樣一段對現代中國神學特色的概括：

強調神學的實效性。神學不能、也不應脫離現實，乃是針對現實而起，是今日的神學過於昨日或明日的神學。……這種神學特色不但與中國人重倫理、講實踐的傳統一脈相承，更直接與中國教會面對時代問題的衝擊時必須作出的回應有關。此種本土神學滿有活力，道出了人民百姓的心

聲；其中的恐懼與盼望、挫敗與喜樂，紛至沓來。⁵

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對公共神學來說，信仰群體的實踐，以及由此積累而成的良好傳統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思考和論說的立足點。沒有人是在歷史之外、時間之外和群體之外，去追求信仰、領受恩典和實踐美德的。為此，公共神學就特別需要去分辨那些對我們信仰實踐影響深遠的傳統，並且負責地來解釋、傳遞乃至轉化傳統。在剛才比較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繼續追問，這種與中華傳統「重倫理、講實踐」相呼應的福音真理觀，可以怎樣幫助當下中國的教會與信徒呢？同時，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在福音真理觀的光照下，又可以經歷怎樣的創造性轉化，以便更好地實踐公共神學的使命呢？

以上拋磚引玉的介紹，是希望當代華人教會和信徒瞭解凱勒牧師的神學遺產可以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發，簡言之，就是讓福音異象照亮我們自身的公共神學實踐，為此我們需要認真面對這項實踐的使命、處境和傳統。 

參考文獻：

- 1、參見福音聯盟中文官方主頁：https://www.tgcchinese.org/?_ga=2.243476038.2145598085.1700036940-1716902207.1698510663.
- 2、全文參見：<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about/foundation-documents/#theological-vision-for-ministry>.
- 3、《牛津共識》中英文全文可參見：<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31023/c23consensus/>.
- 4、《牧者聯署：為基督信仰的聲明》中文全文可參見：<https://chinadeclaration.com/cn/>.
- 5、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年，頁470-471。

作者為洪堡學者。



帝國的基督教

君士坦丁時期的政教關係

(2之1)

孫澤汐

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為帝國和基督教帶來了新格局。這一新格局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基督教社區內部又產生了怎樣的反響？

從隱形到合法化

在君士坦丁之前，即基督教的前三百年，教會通常處於社會的半隱形狀態，我們稱之為「公眾隱形」(Public Invisibility)。這意味著，除非有人引導你進入教會，否則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儘管我們可能已經習慣了將基督教視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一概念，但羅馬與基督教的融合從一開始並非既定事實，更不是一個明顯的發展趨勢。雖然早期教會中有一些教父認為，基督誕生於奧古斯都時期是神的預定，暗示了基督教與羅馬的某種聯繫；但大多數人普遍認為，教會的期望與世俗統治者——那些居住在羅馬宮殿的統治者之間，並沒有太多具體的聯繫。

在大多數情況下，早期教會主要關注內部事務，如教會的發展、分裂，或異端的出現等。與外界及公眾的交流相對有限，多是出於危機應對，例如護教士在爭辯信仰或面臨逼迫時。圖1為法國里昂保存的羅馬時期劇場，許多基督徒就在這樣的劇場中被處死。在宣教和受逼迫的時期，教會與外界的互動非常有限。

然而，這種基督教的半隱蔽狀態在四世紀初（約西元300年左右），因君士坦丁的出現而發生了劇烈轉變。君士坦丁的皈依帶來了基督教的合法化。他的繼任者狄奧多西在任期內，更是將基督教確立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性轉折。基督教從一個在公眾視野中隱秘、經常受迫害的宗教，轉變為四世紀的帝國國教，進而成為



圖1

西方歷史上一股深遠的影響力。直至十九世紀，基督教在歐洲和北美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具有國教的特性。

從迫害到結束迫害

圖2的地圖展示了西元300年左右，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即地中海世界的分佈狀況。在西部和北部，基督教已經在羅馬的高盧（今法國）、日爾曼（今德國）、西班牙、北非大部分地區以及埃及扎根。它不僅限於城市如亞歷山大，而且已經擴展到了許多尼羅河沿岸的農村地區。儘管初期教會的重鎮仍位於說希臘語的東方，如希臘、小亞細亞（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東邊的兩河流域，但在所有藍色區域中，基督教社區都已經擁有了相當的影響力。

西元300年左右，儘管基督教仍是一個少數派宗教，但它已經佔據了羅馬帝國人口的約10%。據記錄，北非的一次教會會議上聚集了超過兩百位主教。在尼科梅底亞（Nicomedia），這個離拜占庭

對基督教來說，君士坦丁的皈依為基督教開啟了公共層面。
For Christianity, Constantine's conversion opened a public dimension.

非常近的城市，羅馬帝國的皇帝在此有一個重要據點。從皇宮向外望去，直接可見一座教堂。



圖2

然而，這種發展勢頭引發了羅馬帝國最後一次也是最嚴酷的全國範圍內的迫害，這就是在戴克里先皇帝統治下的大迫害。這次迫害始於西元303年2月，教堂被大量拆毀，帝國官員要求基督徒上交聖經並集體焚燒。許多教會領袖——包括祭司和主教——被逮捕和關押。正如圖3所描繪的，許多人遭受了嚴酷的折磨，有的失去了手腳，有的失去了眼睛，甚至有的被燒死。因此，在隨後的第一次大公會議——尼西亞公會會議上，許多主教帶著傷殘參加會議，他們有的跛腳，有的少了一隻手臂或少了一隻眼睛；作為信仰宣告的證明。



圖3

在君士坦丁的父親所統治的西方，大規模迫害的情況基本沒有出現。雖然有一些教堂被拆毀，聖經被焚燒，但因此殉道的人卻非常少。這顯示了當時羅馬帝國政治版圖與前幾個世紀不同。最後一次如此猛烈和殘酷的迫害雖然造成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死亡，但實際上到了西元300年左右，羅馬帝國已經很難將基督教從其內部根除。戴克里先皇帝的誤

判，在於他認為可以通過狹隘的異教立場來解決問題。他沒有意識到，基督徒和非信徒之間的鄰里關係，使得基督教在廣泛的社會範圍內已建立了深厚的根基。

君士坦丁繼承了父親的統治地位後，在他直接統治的西方地區，即如今的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立即結束了迫害。他的動機或許是出於對基督教的好感和同情，或許是為了收買人心。

接下來，他集結忠於他的士兵，向羅馬進軍，爭奪皇帝寶座。於羅馬城外發生的事件，在歷史上存在爭議。據說，君士坦丁在夢或異象中收到一個命令，將他看到的標誌畫在士兵的盾牌上，放在軍旗上，以此獲得勝利。這個標誌是兩個希臘字母，「X」和「P」代表「耶穌基督」。

結果，君士坦丁及其支援者獲得了勝利，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了羅馬。

君士坦丁的兩面性

談到君士坦丁，一個難以避免的問題是：這位羅馬皇帝是否真心相信基督？我們必須考慮一個更複雜的問題：作為皇帝，他既有個人的一面，也有公共的一面。

我們看到君士坦丁的兩面性，一方面，他鑄造了紀念勝利的硬幣，上面印有「得勝的太陽」、「太陽神」的字樣，保留了異教的傳統。但當他進入羅馬時，並未像前皇帝那樣在異教祭壇上獻香。

對基督教來說，君士坦丁的皈依為基督教開啟了公共層面。他進入羅馬後，很快批准了給基督徒建造一座教堂的申請。這座教堂並沒有選擇在羅馬的中心地帶，而是位於城東南的居民區和軍營附近，成為了一個公眾的標誌，同時也給羅馬帝國政治性的建築賦予了宗教的含義。這座教堂不是一個小小的地方，而是一座宏大的建築，風格取自羅馬的公共議事廳（Basilica），配有大理石柱子和精美地面，能容納三千人。

我們今天在羅馬仍然可以看到一座名為Santa Sabina的教堂（圖4），它是現存最完整的Basilica風格的早期教堂之一，其設計簡潔，未加入過多複雜元素。

教堂內部（圖5）為長方形的主體結構，兩側各為一排柱子，將中央大廳與兩邊的走廊分隔開來，上方設有一系列天窗，為內部提供自然光。大廳的頂部是一個半圓形的後殿，周圍是神職人員的座位，而中央位置則是主教的座位，位於聖壇後方，這個位置被稱為Cathedral。這就是後來大教堂

從這個建築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基督教進入公眾視野時，它打破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界限，將個人信仰帶入公共領域。From this example of architecture, we can see that when Christianity enters the public eye, it breaks dow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bringing personal faith into the public domain.



圖 4



圖 5

被命名為Cathedral的原因。在羅馬公共議事廳中，主教的座位原是羅馬裁判官的座位。從這個建築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基督教進入公眾視野時，它打破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界限，將個人信仰帶入公共領域。✚

作者為Belmont大學基督教歷史副教授。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恩典的語言

莫非



每次站講台都會自問，我傳講的「道」是讓會眾感覺神國更大，還是更小？體會到的信仰是更鮮活，還是更僵死？神的話語更觸手可及，還是更遙遠抽離？

上台前一遍遍走稿的時候，也會想，坐在下面的會友是從甚麼樣的生活中走來聽道？外表穿得光鮮亮麗，但是他們的工作環境是否烏煙瘴氣？家中是否硝煙瀰漫？心中是否有重擔或焦慮？而我帶給他們的，是法利賽人的枷鎖？還是主耶穌輕省的軛呢？

這些問題會讓我每次準備講道時，選擇的主題和經文都必須能先挑戰自我，並且點燃自己的靈魂，才感覺稍可傳遞人一點溫熱。也深知自己的斤兩多少，不求自己的語言可以點燃，但求可以稍稍溫暖或點亮他們的靈魂。

但是恩典的語言，除了講台上的教導或講台下的輔導，應該還有許多機會可以不著痕跡地傳遞吧？平常的文字社交互動，或面對面的聚會接觸，是否從靈魂的口袋中隨時隨地都可掏出呢？重要的是我靈魂的口袋中，是否儲存了足夠恩典份量的祝福？

即使講員或做教導的人自己，都會怕聽到信仰中的陳腔濫調，也都渴望接觸信仰中的清泉甘露。然而我們自己開口，是否讓人有如吸到一口山空氣，瞬間感覺到整個人被更新呢？這又需要多少的禱告和更新而變化的心意呢？

我曾說過，文字事奉最大的挑戰，是不把信仰寫得過淺，而是寫得深。

何為過淺？就是隨意套用



屬靈八股或者術語，沒有經過個人的生命詮釋或生活應用，就硬塞入對方的腦中。不幸地，這些常淪為無意義的口號。更不幸地是，對人的苦難處境不但沒有安慰，反而成為定罪。

但何又為信仰能寫得深呢？就是自己曾在生活中不斷地操練神的話語，從神的話語中領受屬靈的洞察和智慧。然後，勉力而為地用各種創意方式，呈現信仰的鮮活和豐富。

這已非修辭或文學技巧可以幫忙了，而是從我們生活的底蘊中提煉，並有聖靈的啟示和洞察，盼能把人的苦痛呈遞到神的面前求告；也能把神的心意再一次「翻譯」，傳送到人的心中。就如大衛的詩篇。

然而在恩典的口袋中，我們是否常會覺得「囊中羞澀」，掏不出來呢？

恩典的存糧是否囊中羞澀？

服事中用得上語言的地方其實很多，這是為何我常會說：提升語言智力，就是提升服事的影響力。從異象分享、屬靈教導、人事協調，到個人關懷，哪一項不需要語言呢？

然而我們中大多數人走上服事，都是出於負擔，不是出於恩賜。我們的負擔常常大過我們的恩賜。在語言方面我們也會像摩西，說出：「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出四10）。更何況人生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名言：「生命中，總是會有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的時候。」

是的，人生有太多時刻，會讓天天和語言打交道的我們也感覺無語。這已非簡單地「做文

恩典的存糧，是靠平時的積累。積累愈多，可以拿出的選擇也愈多。
The storage of grace depends on accumulation during ordinary times. The more accumulated, the more choices can be made.

章」了。寫文章是按照自己對普遍人性的瞭解單方面詮釋表述，但是，安慰一個獨特的靈魂，需要針對那個人的特定處境來傳遞神的愛，以及帶給對方些許亮光。

如果我們自己的屬靈生命未有存糧，就很難拿得出甚麼可以餵養他人。這個存糧包括我們自己對神的親身經歷和解讀。在我們心中，神是慈愛的神，還是審判的神？對苦難，相信這位神會出手解救，還是沉默地允許發生？在這個世界和種種災難中，到底是誰在掌權？這發生的打擊，是屬於神的管教、處罰，還是人的罪？

存糧，也包括我們自己走過生命中的失去，是怎樣回應的？我們曾經對神質疑或者憤怒嗎？我們曾經拒絕他人的關心和慰問嗎？我們的傷痛中，是否夾雜自憐、自責或者絕望的感受？我們自己被哀傷淹沒時，是否會伸手求救？我們自己是否曾從「失去」中成長？是否可以跨越苦難中常問的「為何發生」（Why），而踩進苦難後的「如何自處」（How）？

存糧，更包括我們對死亡是否恐懼。我們是視死亡為破壞、分離我們的殘忍敵人，或是一道必經的關口？還是，死亡是一條通往更充實、更榮耀的凱旋之路？對死後身體的去處，對如何面對生離死別，以及對天堂的認識和想法，我們曾經思考過嗎？

張文亮的妻子屈貝琴臨終時，在最後氣息中曾留言：「你要讚美。」何其讓人嚮往！好似死亡乃是一路讚美神的途徑。事實上，許多宣教士也是在讚美中被主接走，我們對這樣的結局嚮往嗎？

恩典的存糧，是靠平時的積累。積累愈多，可以拿出的選擇也愈多。我們是一個平時常往自己靈魂口袋存入恩典的人嗎？

恩典的語言 如何說得合宜？

恩典的語言，簡單來說就是金蘋果在銀網子——說得合宜的話語。「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箴二十五11）。

按照畢德生信息版聖經的翻譯，「說得合宜」是指在正確的時間說正確的話語，如同量身訂做的首飾。

無論面對經歷意外變故、帶著破碎心腸哀傷的人，或是在罪中需

要我們對質、並指出對方偏離神有多遠的悖逆人；還是，面對有病痛或生活危機的會眾，要說出帶有盼望的話語——都需要恩典的語言，我們全都需要智慧人的舌頭，吐出醫治人的良藥。「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十二18）。

信和不信的人，在這一點上恐怕都會有共識——就是這個大地充滿了苦難，處處皆是流淚谷。有信仰的人，是擁有生命答案的人。沒有信仰的人，是會向神質問的人。然而我們的生命答案，是否可以回答得了憂傷破碎之人的問題呢？

當面對一位剛和孩子照過面就要道別的流產母親，或才捧到手中、就要為之感到心碎的身體障礙寶寶的母親，我們要用甚麼樣的話語給她們帶去安慰呢？

對那些身患重病，常覺頭上懸著達摩克利斯劍、活在「借來的時間」中的病友，又有甚麼話語可以給出盼望呢？

對那些被暴力強姦或經歷意外的劫後餘生者，又能說出甚麼可以帶來平安的話語呢？

此時，人們迫切想要的是答案——為什麼會發生？是甚麼造成的？——很多的「為什麼」會被不斷地丟出，也會熱切地想要找一個可以怪罪的對象——怪神、怪人、怪自己。

然而，世上所有的傷痛都沒有一個簡易的答案。在這破碎的大地上，作為安慰者的我們踩過的地方又何其有限，生命經驗何其不夠。況且，從自己的經驗中也瞭解，那些現成的標準答案或聽起來敬虔的陳腔濫調，不但沒有幫助，反而讓人排斥。

其實，傷心的人也並不真正地想要找答案，他們在找的，其實是一個可以陪伴安慰的人，他們在找的是安慰——更多的是恩典。

然而對我們來說，那些埋藏在心中、說不出口的痛，一旦為我們打開心門時，瞬間可讓我們所立之處成為聖地。因為我們被邀請窺進對方靈魂的深處——那只有上帝居住的地方——也是傷害最深的地方。所以當基督的跟隨者成為靈魂的陪伴者時，我們便立於一處非常獨特的位置。

因此，我們能做的是為對方禱告，不斷地向對方的傷口調頻。透過聖靈的工作和啟示，看到憂傷者的需要，我們也要不斷地向神的啟示調頻，求神賜恩典的語言，幫助



受傷的靈魂。我們是代表主耶穌在做醫治的工作。

教導我們恩典語言的最好老師，除了聖靈，就是那些走過流淚谷的人了。從他們對我們話語的反應（正面或負面），也從他們分享的故事中，我們尋找並學習可以安慰人心的恩典語言。同時，來到神面前，求神賜下主耶穌曾經應許的話語：「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裡頭說的」（太十19~20）。

很多苦難其實是屬於奧秘——無解。但是，我們可以確認的是，神應許祂的同在，還有祂的愛。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十三5）。

我們是否可以傳遞出這樣的信息？一個擊碎生命的失去，也許會擊碎人對神的信心，然而也可能成為人們更認識神的一個機會。哀傷對靈魂既有淨化的作用，也有形塑的影響。每一次的苦難，會讓我們對生命中的優先次序重新排列組合——這其中，說不定也包括日後自己會成為他人的安慰者。

做神的代言人亞倫

很多服事的人禱告求亞倫的語言恩賜。然而亞倫其實並非領袖，他只是一個單純的代言人。

「亞倫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切話述說了一遍」（出四30）。亞倫並沒有原創自己的話語，他只是把神對另外一個人——摩西——所啟示的話語，像個書記一樣記下來，然後對有需要的人「轉述」。我們這些做牧養的人，其實很多時候都在做「話語搬運工」。把神對我們服事的對象所啟示的話語，忠實地轉告。

這是為何隨著服事的經歷，每當碰到有狀況時，我越來越會先到神的面前禱告求語言，再轉身去轉述我的領受。若無領受，我就沉默不語。

另外一方面，既有領受，就不能保留不轉述。保羅在使徒行傳二十章中，對以弗所的長老揮別時便說：「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太人和希臘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徒二十20~21）。

保羅話語的服事，只要有益，從無避諱不說

的。他不僅在眾人中公開發導，也在私下從一家到另一家上門教導，讓人看到他有多少的牧者心。

這段經文在英文翻譯中對話語的服事比較清楚，「避諱不說」的「說」是「講道」。「證明」的英文是“declare”（宣告）。所以保羅從講道、教導，到宣告——全都在傳遞神的話語。

如果我們對神的話語不熟悉，靈裡聆聽也不清楚，就只能傳講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心得了。如果我們心中沒有神的話語，談到牧養，就好像牧羊人沒有了杖和竿。要如何看守、牧養和帶領羊群呢？自我經驗應非神呼召我們、要我們傳遞的全部內容吧？

在這段經文的前面，也讓我們看到保羅是在甚麼樣的生命狀態下說出這些話語：「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細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徒二十18~19）。

所以保羅的服事是謙卑加上淚水，他冒著生命危險忠心地進行神的服事，因而他說出的這段話具有紮實的份量。

我們是否也有配得上我們話語的生命，隨時隨地準備好傳講「有益的話語」，有時教導，有時督責，有時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16~17）

求神幫助我們建立配得上話語的生命。

每個服事的人都是文字事奉者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11~12）。這段經文中的「他」是「基督自己」（Christ himself）。是基督賜下先知、傳福音、牧師和講師的恩賜。每一種都牽涉到語言，為的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所以也可說，每位服事者都是「文字事奉者」。這已非指那些專門有負擔要用文字來服事神和人的作者了。每一位服事的人，都要把神的話語用自己的聲音予以表述，像個神聖詩班，把福音用多聲部唱出來。

這是我們領受的託付——用神的話語祝福和建立人，而非將人定罪，使對方感到絕望。是用合宜的話語，為迷失的人遞送出一枚羅盤；為乾渴的人送上一杯清涼的水。或像神，對低沉灰心的人用笑



從宣教火炬 看教會傳承

編輯室



編按：1974年，聖靈感動七十餘位華人教會領袖於「洛桑世界福音會議」中領受異象，發起「世界華人福音運動」。1976年在香港成立「世界華福中心」（簡稱「華福」），推動各地華人教會回應基督的大使命。

2023年10月2至5日，華福在台灣桃園舉行小型的全球華人宣教峰會，為近年宣教運動值得矚目的一次會議。恩福會長陳宗清牧師針對此聚會分別採訪了前華福總幹事/現創欣神學院代理院長陳世欽牧師，及恩福宣教士/歐華神學院教務主任鄭路加博士。下文由本刊編輯整理而成。

問：這次大會的主題是「散居·匯聚·火炬」(Diaspora, Mission,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請解釋其含義？為什麼採用這個主題？

鄭路加：散居各地的華人，因為大使命的緣故匯集，經由聖靈的火領受恩賜，用各地的鄉談，在散居之地隨走隨傳。

陳世欽：「散居」是全球海外華人教會的特徵和共同的處境。1976年第一屆華人福音會議在香港舉行，當時中國大陸沒有開放，故而選擇貼近其旁的香港。不過，華福過去五十年的關注點並非中國大

陸，而是「散居」的眾教會。

「散居」者擁有某些特質。從第一代到第二、第三代，一方面具有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又與當地價值觀和文化產生連結。這些都相當正面。

在使徒行傳中，初代教會得以迅速發展，不是因為保羅很厲害，而是由於猶太人散居各地，一定程度上變成福音發展的動力。此次大會的主題正是聚焦於「散居」的華人基督徒，如何產生福音動力，最終走向萬民。神使華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然而，祂最終的心意是要「收網」，即「匯聚」——讓全球華人信徒回應祂對宣教的整全使命，在各地收成福音的果子。

「火炬」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層提醒我們，宣教始於三一神的行動，聖靈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火炬就是耶穌基督。第二層意義則提醒我們，神所招聚建立的，是跨越世代、生生不息的福音宣教群體；因此火炬也代表跨代傳承 (intergeneration)，強調跨越與同行，著眼於不同世代之間的配搭——如何交棒，如何接棒。

陳宗清回應：「散居」這個概念，在宣教學上已經使用了很久。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遭遇逼迫後，

.....
(接上頁)

臉幫助他或她。

我們的心，永遠要帶著憐恤和諒解的恩典。面對被生活或情緒壓彎了背的人回應：「謝謝你的不放棄！」「可以想像你有多辛苦！」「若是我，會感覺很恐怖，你呢？」「可以看見你在這樣的艱難中，還緊緊抓住神。我為你感恩！」

我們吐出的恩典話語，有如撒下一把把帶有生命盼望的種子，而非充滿死亡氣息的陳倉爛穀。像浪子的老父，遠遠便張開手臂跑過去，一把抱住那禱告許久的迷失靈魂。讓寬厚的靈魂肩膀，包裹心中怯怯、又嚶嚶尚未開口的歸家孩子。我們是用愛

來暖和一顆顆顫抖又迷失的心。

盼望我們的語言透過聖靈的提醒，可以陪伴人們轉離誘惑和深淵，看見神賜下的生命如何豐盛。我們的語言，可以指向那在周身保護的火戰車，以及神在我們腳前設下的一盞盞燈。我們分享各樣的見證故事，還有那等候我們的新郎的情書……

如此種種，皆為文字事奉。這，也是每一位服事的人需要學習運用的語言——恩典的語言。✚

作者為作家，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

眾所周知，海外華人教會正在迅速老化。如今，上一輩對後輩的「傳承」和「陪同」至關重要，卻常常是短缺的、被忽略的。It's well known that overseas Chinese churches are rapidly aging. Today, the "transmission of heritage" and "companionship"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crucial yet often scarce and overlooked.

就離開家鄉，定居在地中海沿岸許多不同的城市。這些散居各地的信徒自然會向當地人傳福音，造成福音的廣傳。

不過，今天華人散居的情形與當年的猶太人不太一樣。華人的散居其實從清朝就開始，但主要是為了改善生活，況且「華僑」絕大多數是非信徒。猶太基督徒散居，則是帶著使命和異象離開故土，因此能帶給世界翻天覆地的影響。

問：此次大會有什麼特點，是與以往宣教會議不同的？

鄭路加：這次會議參加者的年齡從60以上到20多歲都有，其中三分之一是45歲以下的。華福希望邀請更多45歲以下的人參與，因為他們充滿活力，能推動跨文化宣教（而我剛好還在45歲以內！）



會議中提出的許多宣教議題，並非是從前類似會議所未提出過的。但是，這麼多元的華人群體聚在一起，來自不同地區所提出的答案，就

幫助與會者看到各自的盲點。那就是：問題的根源不是大家不知道應該做什麼，而是知道了也做不到。誰都知道要培養年輕人，也明白宣教的重要性，但是大家都發現很難邁出從零到一的第一步。

我自己參加這個會議有兩個目的：第一，想知道各地方華人宣教的近況，以便回到學校後更加能幫助學生預備自己，回應神在這個時代的帶領。神學院作為培養傳道人的地方，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心懷天下。第二，希望向各機構的領袖學習，發現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要達到第一個目的，就要收集信息，聽取一線宣教士的分享和見證。至於第二個目的，我在會中看到寶貴的一點——那些能夠回應使命的領袖，皆與神有美好的關係，具備屬靈的洞見。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不約而同都把「神的國」放在最高的位置，而不是看重機構的擴張。如此，他們便能看到合神心意的方向。

陳世欽：參與大會的總計200多人，群體普遍年輕，是此次大會的一大特點。40歲以下的超過三分之一，30歲以下達到四分之一。年輕化是一件美事。眾所周知，海外華人教會正在迅速老化。如

今，上一輩對後輩的「傳承」和「陪同」至關重要，卻常常是短缺的、被忽略的。

這裡面有許多議題可以討論，也有許多現實的挑戰。海外華人都是移民，最明顯的特性就是不安穩。面對多重身分的壓力以及文化的衝擊，各地的華人教會到今天都還在掙扎，如何才能有效將焦點放在傳承和陪同上。

我走訪過六大洲許多國家的華人教會，發現極少有教會領袖對第二代和第三代有把握。他們所處國家的主流文化不停在改變；為了生存，作為移民的次文化也應做出調整。可惜教會領袖往往墨守成規，又不肯放手。因而不同世代之間存在著張力。

對於下一代的事工，華人教會普遍沒有成熟的對策，大家都在不同程度的摸索之中。以洛杉磯為例，幾乎沒有一個教會在青少年事工上做得非常成熟；即便有些稍有果效，也仍然面對挑戰——年輕牧者、傳道人更換的比率，遠遠高於一般牧者。

回顧華福過去五十年，不同的總幹事各自有不同的領受和著重點。現任總幹事董家驊牧師看見「聚焦」的重要性，即專注於「福音使命」和「普世宣教」。我擔任總幹事的十年內，單單做一件事，即「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宣教」，並強調「職場」和「青年」，而這兩部分也是大會的重點。

問：初代教會中，神透過散居的猶太人工作，這些人都是雙文化甚至雙國籍的。這種雙重身分對傳福音尤其重要。然而，現在不少華人移民了許多年，卻不覺得自己是當地人。以美國為例，大約只有5%在美華人真正融入當地的文化。華人有主觀的心理障礙，這個門檻很難跨越；對當地人有負擔的華人為數很少。福音的責任若要放在華人的肩上，這方面顯得非常薄弱。您曾經強調「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宣教」，有沒有見過哪些教會在跨文化宣教上做得非常成功？

陳世欽：這確實是華人教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參與跨文化宣教上，華人教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宣教」一個很直接、很單純的概念，就是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那是一種「跨越」，意味著離開自己的舒適圈，願意為對方擺上，甚至受苦、犧牲。我強調「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宣教」，特別以「跨」字來強調：所有宣教都必須「跨越」；而「門徒導向」意味著：在基督裡是以生命影響生命。這兩方面都不容易。

華人教會受到中華文化影響太深，在兩件事上尤為突顯。第一，非常注重面子。面子造成我們

如何有效進行交棒和接棒……關鍵在於：長者是否信任年輕一代，而年輕一代是否尊重長者。
How to effectively pass on and receive the baton ... the key lies in whether the elder generation trust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whether younger generation respects the elders.

要求自己，必須要有強過他人的表現。華人看重所知、所行：所知就是知識，所行就是表現（成績）。我們要求孩子在這些方面光宗耀祖——其實祖宗早已不在世，實際上是要讓家長有面子。在華人教會裡，「所知」和「所行」也變成評價信徒的價值和屬靈份量的標準。然而，聖經強調的卻是「所是」（being），就是「與基督的關係」——能否放下、謙卑、順服、擺上，天天捨己，背十字架，跟隨耶穌。「跟隨」的背後是降服和放下的態度。華人教會的根本問題是：門徒的生命不紮實，與耶穌的關係停留於表面；忽略了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以致信仰和生活脫節成為普遍的弊病。

第二，民族優越感。我們生活在多元文化中，雖可與不同的族群相處，但優越感卻揮之不去。我出生在馬來西亞，華人小孩與馬來小孩會在一起玩，但是華人小孩子自己單獨時，卻會稱對方為「馬來鬼」！下意識的民族優越感導致我們不願意融入環境，不願意放下自己。信耶穌後，依然有人不願意降服。其實，有「民族性」是自然的，但懷著「民族優越感」則有很大的問題。

根據我的經驗，海外華人教會並非沒有願意「跨文化」去宣教的基督徒，但人數真的不多，估計大約是5%。在台灣教會中，根據調查，正式參與跨文化宣教的教會僅有4%；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比例略高一些。要克服面子問題，克服民族優越感，唯有來到十字架前。我強調「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宣教」，就是針對這些情況。

問：最後請陳院長分享，你在華福事奉時，所經歷到的世代交替及傳承問題。請你也談談你交棒給董家驊牧師的心得。

陳世欽：跨代傳承，是華人基督教界面對的主要挑戰和當務之急。我在華福服事十年，2019年在交棒之際，甄選總幹事的委員會經過四輪會議，選出時年38歲的董家驊牧師接任。這是上帝給予的感動，在華人教會歷史中實屬少見。

整個甄選過程並非完全順利。記得當時有三個候選人，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傳統上，華人教會對領袖的期待是成熟而穩重，38歲實在太年輕了！感謝主，當時大家在神面前禱告，認識到培養年輕一代接班人的重要性。經過激烈的討論，最後全數

通過，選出了董家驊牧師。

我自己非常欣賞家驊，神給了他很多恩賜、學識和經歷。家驊本人也花了很長時間來禱告與尋求，並徵詢太太和父母的意見；從最初的抗拒，至終順服接受。我曾鼓勵家驊和歐洲的華人教會領袖代表談話交通，大家都很接納他。

2020年初開始的疫情也帶來了一些好處。家驊不用到處跑動，而是透過Zoom與各地各方互動。過程中，他領受了新的異象，強調「使命門徒」。他也率先啟動了Podcast，過去兩年多製作了100多集，吸引眾多年齡介於20至40歲的聽眾。Podcast的啟動具有普世視角，也是創新之舉，沒有太多教會在做。這位年輕世代的牧者，通過具有時代特性的管道，將華福的異象重新組裝出發，是一件極美的事情。

如何有效進行交棒和接棒，如何將信仰傳承下去，如何扶持而沒有猜忌；關鍵在於：長者是否信任年輕一代，而年輕一代是否尊重長者。這考驗是雙向的。年輕一代的人往往認為：我懂得的比長者多；長者則認為：我的經驗多。如此，失去了尊重，也沒有了信任。

雙方的落差其實並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在於處境和角度。不願意信任或聆聽，隔閡便產生了。長者需要多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並開放自己原有的思考方式。而年輕人的功課則是，瞭解每位長者的創傷和經歷——這些在某個程度都塑造著一個人——並真誠地接納他們。缺少溝通和對話，就很難走下去。

「陪同」也是很重要的概念，特別是長者對年輕人必須付代價，花時間，成為年輕人的守望者；並且信任和放手，從旁成為最好的支持者，而不是限制或管理。我常常對家驊牧師說：「你如果需要談話，

給我一個信息，就可以隨時找到我，我們可以坐下來談，也可以電話或視訊。」

我與董家驊牧師相差21歲，而與前任總幹事李秀全牧師也差了20歲。不同世代的人在思維上必然存在差異。「傳承陪同，跨代同行」，這需要有明確的國度觀念，有開放性的思考，並常常在神面前禱告，才能拓寬服事的胸襟，並讓大使命的棒子不斷傳遞下去。✚





在「躺平」中 經歷天父 愛的觸摸

陳祖幸

2023年12月初，經侄兒介紹，我認識了在上海服事的J弟兄。第一次通話，J就向我強力推薦「天父的心」A學校（“Father's Heart” A School）。我信主二十多年了，參加過不少營會，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營會，我自然就問了J弟兄不少問題，而他都耐心地一一作答。

原來J弟兄2012年就開始接觸這個事工，他們團隊並把它再次引入中國（2009年創辦者就到中國分享過這個信息）。這些年來，他自己多次參加「天父的心」退修會，差不多一年一次的頻率。他告訴我，他是在服事十一年後身心疲憊、夫妻關係瀕臨破碎、於福音機構服事的動力也消失殆盡的時候，接觸到這個營會；而這個營會在他身心靈的蛻變與更新上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他很驕傲地跟我作見證說，如今他跟神、跟配偶、跟孩子的關係都煥然一新了。他還分享說，因為枯竭、抑鬱，他一度離開福音機構的服事五年之久；但因為神的介入，三年前，他又重新回到了全時間服事主的行列。神給他一個全新的服事平臺，他被天父的愛激勵，滿有激情地服事許多肢體，進入神給他的命定。

我一向對生命的恢復與更新這個議題持有濃厚的興趣，聽到一個退修會居然能帶給弟兄那麼多、那麼大的改變，心裡自然十分好奇和嚮往。我真誠地告訴J弟兄，我非常願意參加這個退修會，但需要跟恩福會長夫婦以及我的太太溝通。J弟兄當即上網

查詢，告訴我2023年只剩下唯一的機會——當年12月26日直到2024年1月1日，在德州的Waco舉辦。感謝主，Waco離我家不到200英哩，不需要坐飛機，自駕出行就成。也感恩會長夫婦和我的太太都支持我參加。出於對J弟兄的信任，我報了名，註了冊，為自己，也為那些我要服事的牧者們找尋一條生命更新之路。

這樣的退修會，夫妻一起參加當然最為理想，

但我太太年底工作很忙，脫不開身，請不了假。我於是聯繫了幾個弟兄，鼓勵他們跟我一起參加，因為時間太近，年底的行程基本上都已經有了安排，最後真正跟我同行的只有Daniel弟兄。一個禮拜的時間很快過去，我發現，不經意間，我的生命得到了明顯的醫治、翻轉與更新。我要把一切的榮耀、頌讚、感恩都歸給那位一直

深愛著我的天上的父親！

天父的心事工簡介

出發之前，因為忙於事工，沒找到時間上網做進一步的考察和研究，除了J弟兄的介紹，我對這個退修會瞭解甚少。直到參加完這個營會，我回到家才上網查詢相關資料，有更全面的認識和瞭解。

網路資料顯示，Fatherheart Ministries（天父的心事工）是一個由詹姆斯和鄧尼斯·喬丹（James & Denise Jordan）創立的基督教事工，其核心焦點是傳授「上帝作為父親」的信息，強調上帝本質的



但「天父的心」退修會，每天的行程安排很人性化，節目少，節奏慢。我們步履從容，心裡也很放鬆。But "Father's Heart" Retreat has very humanized daily schedules, fewer programs, and a slower pace. We walk leisurely and feel relaxed in our hearts.

關係層面，特別是探索上帝作為充滿愛和關懷的天父的概念。以下是一些關鍵資訊：

1、創始人：詹姆斯和鄧尼斯·喬丹以他們對上帝天父之心的教導而聞名。他們全球旅行，分享見解，在此事工中服務了數十年。

2、教導：此事工的核心資訊圍繞上帝作為慈愛父親的啟示，鼓勵人理解並經歷上帝無條件愛的轉變力量。

3、國際影響：此事工具有全球影響力，在各個國家舉辦「天父的心」退修會，將天父之愛的信息傳遞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

4、資源：此事工提供書籍、音頻以及其他資源，幫助人更深入地瞭解上帝作為慈愛父親的概念，以及這一概念如何積極影響個人的屬靈旅程。

我參加的這個退修會總計一週。晚上，我和Daniel弟兄在旅館休息，白天在附近的一個教會參加聚會。這個教會連續七年於年底舉辦「天父的心」退修會，主任牧師夫婦和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大力地支持該事工，提供了很多支援，包括免費的聚會場所、代禱等。一旦有報名參與者，就有專人認領，提名為參與者代禱。



退修會的特點

第一、自由、輕鬆、寧靜的氛圍。很多營會雖然美其名曰「退修會」，但行程緊湊，節目一個接一個，讓人應接不暇，退而無休。參與者鮮少有安靜、休息的時間，回到家後，要休息好幾天才緩過勁來。但「天父的心」退修會，每天的行程安排很人性化，節目少，節奏慢。我們步履從容，心裡也很放鬆。每天晚上留給我們足夠的時間睡覺，節目之間也有不短的休息時間，餐桌上的交通更是輕鬆愉快，充滿了愛、鼓勵與扶持。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聖靈在不同的時候和場合，運作在不同人的身上，帶來意想不到的深度醫治與修復。

第二，座位的選擇也尊重每個人的喜好，可以坐在禮拜堂任何你覺得舒適的座位，且可以隨意挪動椅子，擺成自己喜歡的樣子。事實上，營會的召集人鼓勵每個參與者帶上自己喜歡的椅子和毛毯，而且，講員明確而真誠地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覺得累了，就可以躺在那裡睡覺，打呼嚕是可以接受甚至被鼓勵的，這說明我們的身體真的需要休息了。我自己並沒有帶毛毯，召集人發現了，還特意借給我一條，讓我非常感動。以前我並沒有覺得毛毯有什麼用處，這一次，當毛毯蓋在我的腿上時，我覺得非常溫暖和舒服，有明顯的療癒功能。

第三，帶領者Leonard和Leslie夫婦作為傳資訊的人 (messengers)，跟所傳遞的資訊 (message) 非常契合。這對夫婦是「天父的心」事工所訓練出來的十六對合格帶領夫婦中的一對，他們在全球帶領這個營會很多次了，有豐富的經驗，對所教導和示範的資訊了然於心，且在生活中行之有年。為了教導相關真理，講員分享了很多見證和故事，自始至終傳遞福音和恩典，純粹而整全；沒有說教，沒有律法主義的轄制和禁錮。而他們本身的經歷就是所傳講資訊的完美詮釋。

第四，除了聖經相關真理的教導，還有好幾位「過來人」現身說法，作見證，分享自身經歷，從而闡釋帶領者所帶出的真理。這些分享者真誠、透明、敞開、接地氣，見證催人淚下，非常感人。

第五，吃完午飯，營會安排了「沈浸時段」(soaking)。在美妙的音樂背景下，我們可以躺在天父懷中得滋養，享安息。

第六，營會中，學員有幾次被服事的時間。其中一次是幾位屬靈長者站在學員前面，當學員覺得預備好之後，就走上前去，接受長者的擁抱，如同接受天父的擁抱。還有一次，Leslie師母教導天父上帝的「母性」，接下來服事我們的人就是幾位

關愛他人是好的，但關愛他人之前，自己要先被天父的愛充滿，否則，自己「愛的油箱」會枯竭，走不了多遠，「車子」就會熄火。The care-givers, though doing good, need to be filled with the love of the Heavenly Father first. Otherwise, their "love tank" will soon deplete and their "vehicle" will be forced to stall.

屬靈「母親」，在緊緊的懷抱中，天父的愛藉著聖靈澆灌下來，愛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催人淚下、感人肺腑的具體經歷。在這份厚重的愛裡，我們只剩下一個身分——天父的孩子。

總體而言，這個退修會強調的是being，而非doing（因為我們不是human doing，而是human being）；強調的是我們對天父愛的體驗，而不是關於天父愛的知識；強調的是我們兒子的身分，而不是我們的表現。在不設防中，我們受傷和破碎的心靈被觸摸了，得了醫治、恢復和更新。



有需要的人，每到一個地方，打量一番，眼睛常常情不自禁地盯著那些我認為需要幫助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好的，但到一個地步，作為care giver，我會忘記自己也需要care。感謝Lenard的提醒，這一次，我是完全為自己而來，並且來的目的不是學習新的技能，而是領受天父的愛。

關愛他人是好的，但關愛他人之前，自己要先被天父的愛充滿，否則，自己「愛的油箱」會枯竭，走不了多遠，「車

子」就會熄火。感謝神，我被提醒，我不是雇工，而是天父所深愛的兒子，是天父所喜悅的。

2、重新認識我地上和天上的父親

對於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聖子耶穌基督，我不難接受，祂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為我贖罪，賜我永生，是我的救主，是我旅途的良伴，是我的新郎，我愛祂。對於另外一位保惠師，我也有親切感，祂使我重生，是我新生命的賜予者（life giver）；引導我進入一切的真理，是真理的導師（teacher）；安慰我，是我的勸慰者（comforter）；給我智慧，是我的輔導者（counselor）；用說不出來的歎息在天父面前為我代禱，是我的代禱者（intercessor）；替我辯護，是我的律師（advocate）；堅固我，是使我剛強者（strengtheners）；任何時候都不離開我，隨時幫助我，是我的侍從和幫助者（standby/helper）。但是，對於三位一體中的第一位——天父，我接受起來卻有困難。

我小學畢業就上了寄宿學校，一個禮拜才回家一次，而且是在週六下午才回到家，在家住一個晚上，第二天吃完中飯就要回學校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少得可憐。雖然父親並不是那種嚴厲的人，他從來沒有否定、苛求、責罵、羞辱、體罰過我，但他身上也有傳統中國男人的內斂和含蓄，很少聽到他鼓勵、肯定、表揚我。還有一件令我感到非常遺憾的事，就是直到我父親八十多歲過世，我從來沒有從他口裡聽到過「我愛你」三個字。我們是家人，卻不親近。

參加退修會的心得和領受

1、抽離，卸載，回到最核心的身分

忙碌了一年，在年終的時候，我得以有機會從繁忙的事奉中抽離，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到一個誰都不認識我的地方安靜、休息，調整自己跟神的關係，我把它視為天父給我在2023年服事的獎勵，同時也是祂送給我2024年新的一年的一份厚禮——退修會元旦中午才結束，回到家已是傍晚時分。

感謝主辦方，特別是主領人Leonard，在退修會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用半開玩笑、實則真誠的口吻，對所有參與者說了如下的話：「You are fired！」（你被解僱了），而且重複了好幾遍，直到引起每個人的足夠重視。繼續聽下去，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原來，他是要告訴我們，不管我們去營會之前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情，有什麼頭銜，在整個營會期間，我們都要忘記這些身分和標籤，只需要記得自己是天父的孩子，並享受作天父孩子的實際。

我們被告知，此行的目的，就是享受天父的愛，享受祂的擁抱，聆聽祂的心跳，跟祂談心。營會的一週內，沒有牧師，沒有長老，參與者完全不需要想到去服事他人！

主領人的叮囑帶給我很大的釋放。參加營會前，我全時間服事主超過二十年，心裡裝著許多

頭腦中知道天父愛我是一回事，親身經歷祂愛的真實與奇妙又是另一回事。Knowing in the mind that the Heavenly Father loves me is one thing, but personally experiencing the reality and wonder of His love is another.

我發現，父愛的缺失對我個人的情感和心理健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對父愛的正當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便在學業方面努力尋求認可和價值感。雖然最後好像成功了，但是所獲得的滿足感非常短暫，不能持久。

感恩，這次退修會讓我認真面對我地上父親的不完全，並且有機會在聖靈的幫助下原諒父親父職的缺席，原諒他的疏離、無知、懦弱與無能，饒恕他對我的虧欠。更感恩的是，這次退修會讓我有機會聆聽講員關於聖經中對父愛的專題講解，讓我有了一個驚訝的發現：就三位一體這個主題，福音派教會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傳講耶穌，接下來是聖靈，至於聖父，幾乎鮮少提及。神學院開基督論和聖靈論，卻很少人研究聖父論，我個人認為這種情況需要糾正。

當我再讀約翰福音時，愈發覺得聖父的重要。茲舉一節經文為例，簡要說明我的觀點。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Derek Prince在評論這節經文時發表了以下觀點：「這節經文談論了一條路徑和一個目的地。耶穌是道路，天父是目的地。然而，今天大多數教會的問題在於，我們已經停滯在這條路上！」我心有戚戚焉。觀看今天的教會，難道不是事實嗎？我自己就是一個停在路上很久的人，直到去參加了這個退修會。

悔改、信耶穌只是恢復的開始；通過耶穌，我們要回到父的家裡，讀懂父的心，享受父家一切的豐盛——父的愛、父的擁抱、父的親吻、父所賜的兒子名分、美好而豐富的產業，以及經營這些產業的智慧和權柄。

3、經歷天父的慈愛

頭腦中知道天父愛我是一回事，親身經歷祂愛的真實與奇妙又是另一回事。從腦到心，說起來距離很短，但有的人走了一輩子也沒有到達終點。我自己因為喜歡凡事弄個明白，這個十幾英寸、從腦到心的旅程，也是走得很慢、很艱辛。

感恩，退修會的日程中，除了滿有膏抹的關於「天父的心」的聖經教導，開闊了我的眼界，更新了我的神觀；召集人還安排了好幾個服事的時段，聖靈的同在觸手可及。

我一次不落地走上前去，接受天父透過屬靈長者對我的擁抱以及對我愛的宣告，我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情不自禁。在「父親」的懷抱中，我回到兒子的身分和小男孩的樣式，就在那裡，我受傷的

心被醫治，停滯不前的生命被恢復和更新。

在祂的大愛中，我的缺乏被天父的愛填滿了，我的玻璃心不見了，孤兒的靈和奴僕的心被兒子的心取代。當然在這個環節之前，聖靈已經做了多方面的預備，包括饒恕的教導與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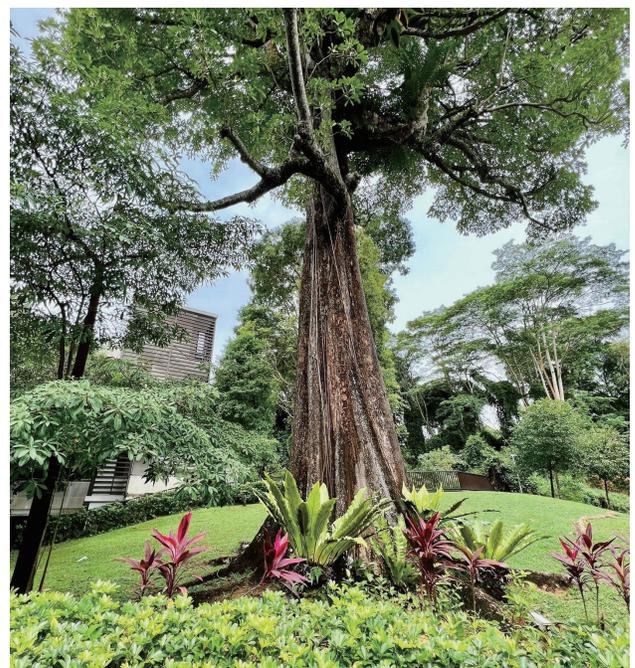
結語

二十九年的基督徒生活，超過二十年全時間服事神的經驗告訴我：我們在世上遇到的試探太大，誘惑太多，而所賦予的任務又太艱鉅；孤兒不行，雇工不行，只有深知確信並常常經歷天父之愛觸摸的兒子才能不辱使命，得勝有餘！先前的亞當失敗了，末后的亞當得勝了，就是明證。

感恩，三十多年前神就興起他的僕人使女開始了「天父的心」這個意義非凡的事工，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舉辦了成百上千場「天父的心」退修會，許許多多參加過這個退修會的人都作見證，他們得了雙重的醫治，跟地上父親的關係，以及跟天父的關係都得到了醫治與更新。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過這個退修會，鼓勵你點擊下面的連結 (<https://fatherheart.net/events-by-region/>)，找到2024年在時間、距離、地點上都適合你的「天父的心」退修會，儘早參加，讓生命得醫治、重整與修復。 

作者為恩福牧養與培訓事工主任。



(接封底)

首先，大衛是耶西的幺子，不得父親寵愛，與哥哥的關係也頗為緊張（參撒下十六~十七章），從約拿單身上，他獲得了如父如兄般的關愛。

再有，大衛和約拿單都是戰士；與不懂戰事的婦女相比，二人之間產生更多的共鳴，心意契合，是相當自然的。就在上述令人遐想之告白（撒下26）的前後節，大衛都在傷心感嘆「英雄何竟仆倒」（撒下25、27，「英雄」可指掃羅王和約拿單）。可見，他對約拿單懷有惺惺相惜的欣賞之情。

另外，經文從來沒有描述二人發生過性行為，且二人均有家室。更重要的是，從整本聖經來看，同性戀或同性婚姻都是違背神創造秩序的（參：創二章；羅一18~32等）；而經文對大衛、約拿單關係的評價則是正面的，說明二人絕非同性戀情侶。

總括而言，大衛和約拿單之間存在的，就是惺惺相惜的友情；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的感情確實超越了普通的友情。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擁有「兄弟之愛」的「異姓手足」，且「不是兄弟，勝似兄弟」。

那麼，應該如何評價「兄弟之愛」超過「夫妻之愛」呢？這樣的情況是神所喜悅的嗎？讓我們回到創世記二章。

設立婚姻，獨居不好

創世記二章描述了第一對男女（夫妻）的受造過程，婚姻關係也成為了最基本的人際關係。神在創造了萬物後，看所造之物為好，然而二章18節出現了第一個「不好」——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什麼是「不好」的呢？經文很清楚地指出：「獨居不好」。那麼，如何理解「獨居」呢？「獨居」的定義就是「單身/未婚」嗎？若是這樣，舊約先知耶利米、新約使徒保羅，甚至道成肉身的耶穌，都是單身，他們的狀態是「不好」的嗎？

其實，「獨居」一詞原文是一個複合詞（介詞+名詞+第三人稱陽性單數字尾），直譯是「只

有他自己，單屬他自己，單為他自己，單靠他自己」。故此，「獨居」的重點不是單身或未婚，而是孤獨，單單顧及自己，單單靠自己（沒有其他幫助），甚至於自私自利——這些是不好的。「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原文直譯是「造一個與他相對的幫助者」。「相對」的意思不是做對，而是相配、互補的關係，如同「綠葉配紅花，青山配綠水」。

因此，神最初創造的心意是：在親密的婚姻關係中，孤獨的、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個體，有機會漸漸消失。而聖經中也常以婚姻關係比喻人與神的關係，在婚姻中，人可以體會與神的親密關係。

然而，自從人類始祖墮落後，人與神的關係遭到了破壞，而象徵人與神關係的夫妻關係，也變得不再全然美好了。

並非理想，仍蒙悅納

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是成功的君王；不過，在婚姻和男女關係上，他是相當失敗的。然而，他與約拿單的兄弟之愛，就聖經的上下文看，依然蒙神憐憫和悅納。雖然夫妻之愛淡薄，兄弟之愛超越夫妻之愛，這並非神起初創造時的旨意，也不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兄弟的團契和情誼，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他們不再是「獨居」（孤獨）的狀態，他們也能從這份情誼中體會神對人的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當「兄弟之愛」超過「夫妻之愛」時，不應武斷定義當事人為同性戀，但「二人成為一體」的親密連結只存在於夫妻之間，絕對不能越界。第二，根據神起初創造的旨意，「夫妻之愛」若是不如「兄弟/姐妹之愛」（友情），這並非理想狀態。第三，婚姻關係並非唯一的人際關係，婚姻之外健康的友情和團契，也可以使我們不致於「獨居」（孤獨），並從中體會神的愛——這是蒙神悅納的。

願神保守我們，在婚姻內和婚姻外都擁有討神喜悅的人際關係，直到主再來！

當「兄弟之愛」 超過「夫妻之愛」時

程媽兒

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撒下一26）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二18）

「不一樣又怎樣？」「真愛無敵，驕傲做自己！」……這些聽似勵志、豪邁的言論，來自於同性戀和支持者群體，打著「同性無罪，真愛有理」的旗號，爭取自由和權利。聖經「一夫一妻」的教導，被認為是不合時宜、不近人情的。

更有甚者，部分支持同性戀的教會認為舊約中的大衛和約拿單正是一對同性戀情侶，並拿出經文加以佐證，試圖證明聖經不反對同性戀。經常被引用的經文包括：「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上一八1）；大衛告白約拿單向他「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撒下一26）。

當「同性之愛」超過「夫妻之愛」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面對呢？

異姓手足，兄弟之愛

倘若今天有兩位男子心意契合，愛對方如同愛自己的性命，並向對方告白：「你給我的愛比女子的愛更美好」；這確實會令人有同性戀方面的遐想。然而，倘若我們根據經文的上下文及時代背景仔細思考，便會發現二人絕非同性戀。

（接封底裡）